追风车的女人

房间里住着堂吉诃德

深蓝白 著

目录

1.她得了抑郁症，烧炭自杀了。……4

2.你好，我叫吕小冉……7

3.是时候了，美美的睡上一觉。……12

4.你再这样怪，我就抽你怪筋。……18

5.可以啊，就我们两人吗？……24

6.没事，他最多待半小时就要走……29

7.哎，你看他们俩……35

8.你是不是经常和女生出来开房？……41

9.睡了吧，很晚了。……48

10.是的，你是正人君子。……55

11.那今天晚上 9 点后去看电影吗？……61

12.气都快跑断了，你就这副表情。……68

13.她已经消失在人群中。……74

14.最近怎么样？很久没见过你了。……80

15.真是小气鬼。……87

16.可惜我也没读过大学，不知什么感觉。……94

17.确实广告宣传说的我也心动，可惜没钱买。….100

18.没事儿，不会影响我们的……106

19.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下班就来接我……111

20.我男友很快要来了……117

21.你就知道看模特，我穿不好看吗……122

22.那不错哦，恭喜你哦。……128

23.也没有啊，工作开始繁忙了吧……134

24.就想你陪我走走……140

25.在吗？……146

26.美美的睡上一觉……151

1.她得了抑郁症，烧炭自杀了。

很久没逛夜市了，无法想象的热闹，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就算以夜市闻名的曼谷街头大概也就这样吧。看着满地的油污，顿时一阵反胃没有了食欲。几家打着宇宙级标语的冰粉摊更是人气爆棚，人头攒动，行走在路上甚至有一种看众生的感觉。广汉就是这样一个浮夸风气的城市，人人都仿佛有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浮夸感，连夜市冰粉摊都可以用宇宙首家的这种抬头的标语横幅。想想也觉得可笑。

“鹏哥，好久没看到你了。”一女声从旁边传出。我转头一看。心想这是谁呢？感觉很面熟又突然想不起。看我尴尬的表情她又说：“记不到我了啊，我是胡蕾，你以前经常在我们那买衣服。”

“哦～～～怎么会记不到你，你简直大变样了嘛。”我随口应付道。

“变肥了哇？”

“不是，是变成女神了，哈哈，微胖界的女人才是新一代女神。”

她听后笑得眼睛眯成了条缝。

“最近在忙什么？”我问道。

“带了小孩后就在保险公司上班了。”她说道。

“保险公司还是挺好啊，卖不卖车险嘛，我车快到期了，照顾下你业绩嘛。”

“要啊，商险车险我都要涉及。到时给你报个价嘛……”她的嘴就像打开了喷射机一样不停地说，我想这应该是保险销售人员的特性吧，业务说得没完没了。

“这么久和吕小冉还有联系吗？”我突然问道。

“你不晓得？她半年前已经死了。”她愣了一下说道。

此时已经接近五一节了，今年四川的天气异常炎热，好似提前进入盛夏一般。但此刻我却浑身打了个寒颤。

“怎么回事？我不知她去世了。”我问道。

“她得了抑郁症，烧炭自杀了。”

我已听不清她后面说了什么，也不知是怎么走到了停车的地方，瘫坐在车上很长时间。耳边就像时间静止一般寂静，头脑里思绪就像放电影般回到当年第一次见到吕小冉。

2.你好，我叫吕小冉

开车回家路上，脑里开始回想这么多年经历的事，感觉记忆开始慢慢清晰，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也能突然想起来了。世间的事就是这么怪，我曾经很多次都觉得我们不会再有交集，但当真的听到她的噩耗的时候还是忍不住流泪。

“你好，我叫吕小冉。”这是我记忆里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那年是 12 月左右，我去常去的一家服装店准备买一些冬天的内搭长袖 T 恤。因为我来这家店比较多，里面的店员也算是熟悉，大家都热情招呼我，今天给我服务的正是那个胡蕾。

“哥，最近回来的这些款式都不错啊，有印花的，也有刺绣的，你看喜欢哪个颜色。我给你找尺码。”胡蕾不停翻着挂在货架的衣服对我说。

这时我们其实还不熟，她也不知我姓什么。她们这行惯用词就是见人都是哥，熟悉一点就是叫哥，不熟悉就是叫帅哥。我试穿了几件衣服后觉得还行就准备结账，这时用余光感觉门外走进一个女孩，也没太在意。这个女孩径直走到了胡蕾身旁，两人聊着。很明显她不是来买衣服的，是胡蕾的朋友，她们正在说今晚下班去哪吃饭。

我这时看清了她，身高大概接近170cm，估计166-168吧，因为我身高只有175，她比我矮不了多少，四川女生个子很少有高的，在人群中会很显眼。她们正笑着一直聊天，我就这样看着，直到收银员提醒我输入信用卡密码，我才回过头来。很明显她们也感觉到了我一直看她们那个方向。一下两人就对视笑了起来，把我搞得非常尴尬，结完账后就匆匆离开了。我特意还在门外偷偷看了下，她穿着类似于套裙的那种工作服，当天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黑丝袜了。我猜她应该是哪个珠宝店上班的店员，她的脸庞

其实还保留一些稚气，但因为妆很浓显出不符合她年龄的成熟感，我也没多想，很快就离去了。

后来几个月也会偶尔去那里买衣服，但是我没有再见过她。慢慢都忘记这件事了。大概半年后在一个奶茶店买奶茶时有人从背后叫我。

“哥，你也在这啊？你还喝奶茶啊？”我回过头看到胡蕾和她那个朋友正好排在我后面。

“偶尔会喝一下吧。”我回答道。

“我觉得男的一般很少喝这些，是不是给女朋友买的哦。”胡蕾眼神显得很奇怪。

“我们这类人哪去找女朋友哦。就自己买来喝。”我打趣说道。

“哥，最近又到了很多新款哦，没事来看下衣服嘛。”

“你简直优秀员工哦，到哪都在推销，我周末才有空来。哎，你们也喜欢喝奶茶啊。”

“哥，你叫啥名字？我帮你做一个 VIP 资料，以后来不仅打折，生日时还有礼物。有什么活动也会提前通知你。”胡蕾拿出手机和一个笔记本准备记录的样子，她朋友这会已经去找准备坐下的位置了。

“我叫王鹏，来了那么多回了，你都不知我名字。没眼水。”我笑着说。

“我是说以前听琪妹喊你鹏哥，来，过来坐一下，帮我填下资料。”胡蕾说着就把我拉到她朋友找的那个位置坐下。

我正好面对她的朋友，她友好地笑笑。

“我这有个表格，你看是你自己填还是你说我写。”胡蕾这时问我。

“填那么仔细干啥，就一个名字电话就行了啊，最多一个生日嘛，还需填什么爱好，喜欢什么电影？第一次买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哪还能记住。”我拿起表格看了下说。

“填了也没啥坏处，这些爱好是了解你们客户的喜好，以后可以针对性送你们礼物，更好的服务嘛。”胡蕾继续说。

“唉，你随便填了就是，我记都记不住了。这个是你朋友？那天是不是也在服装店？”我对胡蕾说。

“你这哪是记不住哦，是选择性记忆。叫你填兴趣爱好就记不住，看人家美女你就记起了。”胡蕾的眼神显得比较奇怪。

我一时语塞，感觉好像脸都红了。这时就听到了对面的她说了第一句话。

“你好，我叫吕小冉，那天我过生日，我们商量去哪吃饭庆祝下。”

“哦，生日快乐哦。”我随口说了一句，也不知应该说些什么。

就记得她俩一直笑，后面怎么离开的也忘了。

3.是时候了，美美的睡上一觉。

这时我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因为已经到家了。我锁好车，进了电梯。到了门口我在背包里找到一张湿巾把脸擦了下，不能让别人发现我流过眼泪。我打开门后看到女友陈依莉正在客厅看电视。

“差不多吃饭吗？都做好了。”她看到我就示意一起吃晚饭。

我说了声好，然后就径直走向了房间准备换衣服。

吃饭的时候也显得心不在焉。陈依莉察觉到了我的异常，轻声问道：“怎么了？今天看起来不太对劲。”

我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没什么，可能是工作太累了。”我不想让她知道今天的事。

“要不要早点休息？我看你脸色不太好。”陈依莉关切地说。

“嗯，待会儿吧。”我低头继续扒拉着碗里的饭，食之无味。

饭后，陈依莉去洗碗，我坐在沙发上发呆。电视里这时开始响起熟悉的开场音乐，随后两张老脸不出意外地出现了，新闻联播开始了。甚至一秒钟都没到，我就已经啪的一声使劲关了电视把遥控板扔在桌上。

我拿出手机，打开了上锁的相册。里面还保存着很多吕小冉照片，她特别喜欢拍照，有时也会拍一些性感的照片，这么多年时不时会发一些给我看。看着照片中她摆着各种造型，我觉得非常讽刺。我又打开微信聊天记录查看，我猜她发的最后一条朋友圈应该就是她自杀那天。那是一张照片配了一段文字。照片上她微笑着躺在类似床的上面，眼睛轻轻闭着。留言是：是时候了，美美的睡上一觉了。

看样子她应该是用手举着手机自己闭上眼拍的。结果这美美睡上一觉就再也没醒过来，她做好了准备。

“在看什么呢？”陈依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我慌忙锁上了手机屏幕。

“没什么，就是一些设计图。”我略显心虚地回答。

好在陈依莉也没多问就去用电脑做她的事了。等她走后，我又拿出手机开始翻着那些她发的照片。我看了几张后就开始一直往前翻，想从第一张开始看。因为我一直没有删聊天记录，我们认识的时候还没有微信，我又打开 QQ 继续查看记录。

直到找到第一张照片，她还是穿着第一次见面那身工作裙，背景是在一个咖啡厅一样的地方。我的记忆一下又被拉了进去。

那应该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在奶茶店相互介绍后我们就留了联系方式。大概 1 周时间就开始频繁发信息，当时我也没有女友，从内心来说还是喜欢她的，但是她始终略显神秘。聊天的一些话题，她的回答总显得超过她年龄的见解，我当然要显得更加成熟才行。

就这样用 QQ 一来一回地聊着，终于在一个周末说要见面一起喝点东西，她说周六下午可以，她当时在一个珠宝店上班是轮班制，没有周末，但周六下午 2 点就可以下班，然后要第二天早上才上班了。所以我们约定去附近一个咖啡厅。

坐下后，就开始 QQ 上面的话题，我对她有了大致了解。15 岁初中毕业就出来上班了，最早在化妆品店，之后又去了一家本地很大的酒楼工作，后来又辗转了很多地方工作。在我们整个聊天中，她始终是用一种姐姐的口气在和我说着话。但实际上我还要大她 6 岁，不过这些都不重要。毕竟对她感觉其实很好，她好像也有进一步发展的意思。

因为我是室内设计师，很多关于这些专业的话题她也能搭上，而且至少是沾边没有乱说。

“你还懂不少，CAD 画图也知道。”我说。

“我读了一段时间职高。专业就是计算机，不仅学了一些 CAD，而且 OFFICE 这些操作基础我都会。以前化妆品店进销存表格都是我做的。”她很得意地说。

“哇！还会做这些表格。不容易啊。”我说。

“不是我做的，是老板已经找了模板，但她们都不会用电脑输入，就我来输入。”她笑了笑。

“切~~~~我还以为多厉害，输入这些数据那太简单了。”我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打你哈，整个店内还只有我一人会。”看样子她笑着假装生气了。

说着说着，她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下又看了看我，好像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但还是接了电话：“喂，赵哥。”

“我在南京路喜福会咖啡厅。嗯~~嗯~~和一个朋友，你要来吗？哦~~那今晚到时再给我打电话吧。”说罢就挂

了电话，并对我说：“是我以前上班那个饭店的老板，也是我前男友。”

4.你再这样怪，我就抽你怪筋。

这时我把目光从那张照片转移到那天离开咖啡厅后的聊天记录。

吕：我给你发信息怎么都没回?

我：哦，刚刚在忙，没怎么注意。

吕：我感觉你有点不一样了。

我：能有什么不一样。

吕：女人感觉很灵的哦，下午走的时候就感觉你的表情不自然了。是因为我前男友的事吗?

聊天记录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很明显当时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还和前男友保持那么亲密的感觉。她给我的解释是因为时间长了难免会有一些还没说清的事情。

后面我又陆续见过几次，但仿佛每次她都会不停地回着信息或者接电话，总之感觉就是很忙。她却表现出很平

静和很喜欢听我说话的样子，这段时间我们的关系不能叫恋人，应该叫暧昧更合适一些。因为聊天记录上出现了想你类的字眼，其实关系又没那么亲密。

过后的几周我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全面了解了下她的背景，因为在一个小城市做到这些不太难。她家里是周边一个小镇上的，条件也不能说很差，就普通工薪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都不高，在很多事情上没法给她太多的建设性意见。她离开学校后就到了城市里一家小型化妆品批发店工作，没几个月又经朋友介绍去了一家名叫东方阁的大型餐饮公司。这家店在本地是属于后起之秀，传说是一个黑道背景的老板给老婆开的，因为有这些关系的存在，这家店的业绩也还不错。吕小冉在这里工作的时候被老板看上并发展成了情人。

我直接问她：“为什么会这样，他大你那么多，你们怎么能谈得来。”

她说：“我也不知道，他当时就是对我很好，我也不太懂，觉得很开心就和他好了。后面就觉得这样不好慢慢就没和他联系了，甚至去了其他地方工作。但是他始终要没事找我，也不干什么，有时就是陪他喝喝茶，唱唱歌。我也不知怎么拒绝。”

其实我心里非常明白她那时刚刚出来工作，很多事情并不太懂，突然被一个有背景的大哥天天关心肯定会很快沦陷。不过这件事让我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想法。其实到这时我也是喜欢她的，不过开始心里扭曲，觉得她不太纯洁，不太想理她了，开始故意疏远，她反而变得紧张，不停地发信息给我。我却变得有一些傲慢了，那段时间胡蕾曾问我为什么不理人家，说她很伤心，还哭过几次，她和赵哥早就分手了，而且她很喜欢你哦。

后来我们即使见面了，我也是换了一副嘴脸开始用一些语言去激她。

又是一个下午大家都没工作时在一个多功能咖啡厅见面，因为这个咖啡厅比较注重隐私，每个座位区域都有帘子，一般除了服务员不会有人进来，是一个非常适合情侣来的地方，当时并不隔音，也不可能做太夸张的事。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再这样怪，我就抽你怪筋。”她首先开口。

“你好，打扰下，服务员。”外面响起了服务员的声音，然后就打开了帘子，就把我们点的东西全部放在桌上并说了句：“请慢用，有需要请按桌上的红色按键。”我们点点头，服务员就离开了。

“快说，是不是要装怪。”吕小冉继续说道。

“我没有啊，哪怪了。”我装着无辜的样子。

“那我给你发信息，你爱回不回的样子。”

“回了啊，每条都回了。”我继续敷衍着说。

她立即拿出手机打开 QQ 和信息一条一条翻给我看说：“我发了这么多，你回了几条，十分之一都没有。还说没装怪。”

“你还一条条数啊，有时是忙，没看到嘛。”

“我知道你有点介意我和赵哥的事，我们真的已经分开了。”她显得很委屈。

“我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我这时带着坏笑的表情说。

“证明，看我打你。”说着她伸手来假装打我。结果被我反手一拉倒在我身上，我就趁机把她紧紧抱住并顺势躺了下去。她就这样被我抱着并趴在我身上。

“你好坏哦。我看你怪筋在哪给你抽了。”她脸红着说。

我眼看得势了就顺手摸着她的屁股，她立即有想挣脱的动作。

“不要这样嘛，痒。”她显得有点不自然想起身。

“那你给我说说你和赵哥是不是也会这样抱着。”我故意用这种挑逗的语气和她说并继续抱紧阻止她起来。

“不会，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抱着。”我没想到她直接就开始说了，这反而引起我的变态好奇心并继续追问：

“那你们平时都怎么抱着，又用什么姿势来做爱？”

5.可以啊，就我们两人吗?

她愣了几秒并没有回答，就一直想要起来。我继续追问：“你说了我就放开手。”

“哎，也没怎么，就是我趴着把屁股翘着。”她小声说。

她说完这话，我下面不由自主的有了反应。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只能把手放开了。结果她好像感觉到了，却没起来，还是继续趴在我身上。这时的气氛就比较微妙了。

她缓缓地说：“其实我和他也没在一起多久，他老婆知道后就没怎么在一起了。我也立即辞了那个工作。”

“是有人在背后说你什么坏话吗？赵哥舍得你离开？”我一边说话一边又用手把她抱紧了。

她又扭动了几下身体想要挣脱，然后继续说：“他舍不舍得不重要，我后来发现他还有其他小女朋友。”

“他这身体能吃得消吗？”我说着用手压着她屁股往下压了一下，正好贴着我下面的部位了。

她开始使很大劲把我手挣脱，起身坐了起来但却没离开我身体，并轻轻跳坐在我肚子上。

“哎吆。”突然一重压把我弄得有点痛，也没反应过来她会突然这样。

“你不是装怪吗？我看你还怪不怪。”她说着又轻轻跳起坐下。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动作压得有点受不了，用手又把她抱着让她不能再跳。

她挣脱又开始跳，嘴里还不停说：“你还怪不怪，还敢不敢不回我信息。”

这时陈依莉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王鹏你还坐那干嘛？不是不舒服吗？要不早点去休息了。”

我应了她一声，这时才发现坐在这里都快１个半小时了，我感觉深深陷入了记忆里，这些事都好像刚刚发生的

一样，格外的真实。我立即关了手机去洗澡了。当水从头上滑落下来的时候，思绪又开始回到那个时候。

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开始非常亲密，我在外人面前却装着不那么亲密的样子。因为她那个赵哥有时还是会打电话来，在小城市生活，特别是广汉这种黑势力盛行的地方，我还是很怕惹上麻烦。万一吕小冉和赵哥的关系不是像她说的那种已经断了，那我是不是就会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玩了大哥的女人然后被追杀，可能性虽然小，我却总会去想。她大概也明白我的意思，也从没有说过什么。

我们依然是白天上班，晚上有空就聚聚一起吃饭，到这个时候依然没有发生身体关系。我当然提过这些要求，因为在我印象里她应该很容易搞定啊，问题是上次在咖啡厅已经那么亲密接触了，这都又快过半月了怎么都还没搞定。

我就直接问她：“今晚要不去唱歌吗？”我想的是可以在 KTV 包房那种地方喝点酒类的估计应该会很好搞定了。

“可以啊，就我们两人吗？”她问。

“那还有谁？你想叫上赵大哥？”

“你是不是又皮痒了，我是不是又该抽你筋了。”她装作生气的样子。

“我想一想，嗯~可以叫我一个朋友。他在质监局上班的。”我想到了黎森，那个时候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起玩。我曾给他说过交了个女友。

“那我叫上胡蕾吧。”她带着俏皮的表情笑着说。

“她啊，嗯~~可以吧。”我有一点意外。

“怎么？不喜欢人家来啊。”她眼睛直勾勾看着我。

“没有，没有。我和朋友说一声，就去岳阳路那家 KTV 吧。”说罢我拿出电话打给了黎森。

不到 1 小时后我们 4 人在那家 KTV 汇合了。各自一番自我介绍，我自然是 3 人都认识。黎森显得非常自来熟，好像也明白胡蕾是他今晚配对的对象一般一直相互聊个不停。

“他们俩你确定是今天才认识？怎么感觉发展好像很快。”在黎森唱歌时我悄悄拉着吕小冉问。

“你说这是不是叫一见钟情。”吕小冉笑着说。

“呸，还一见钟情？黎森都结婚 3 年了。”我瘪了瘪嘴。

吕小冉这时看了看黎森和胡蕾又对我说：“人家胡蕾是单身啊，要先给人家说清楚哦。”

就在这个时候吕小冉的电话响了，她看了一眼就接了电话：“赵哥，我和胡蕾她们在外面唱歌。嗯~~~嗯~~~你要来啊？嗯~~~但还有两个朋友，你都不认识。哦~~好嘛，那你来吧，在岳阳路。”说完挂了电话对我们说：“等下赵哥要来。”顿时整个现场感觉都安静了下来。

6.没事，他最多待半小时就要走

砰~~~砰~~~砰~~~几声敲门声把我吓得一激灵。

“你在里面干什么？洗了那么久了。”陈依莉在外面大叫。

“已经洗完了，马上出来。”我回应道。

“我还以为你晕倒在里面了，太久了吧。你把这缸热水洗完，又要烧 30 分钟，我还说也早点洗了，这下又要等。”听着陈依莉慢慢远去的声音我已经擦干了身体，准备穿上睡衣就出去。

一看时间确实过了很久，这些事情一回忆起来就没完没了。猛地一下我想起一件事，立即到了电脑桌前。我的电脑和办公桌是一体的，下面有很多抽屉，放了许多年代久远的电子废品，像什么老款的有线耳机，各式各样的充电线，还有一些已经淘汰的旧手机。我找了一会，从一大

堆电子废品里翻出一台手机，是 IPHONE4，那天晚上在 KTV 唱歌时我正是用的这台手机。

手机背面右下角还有个明显的凹痕，这是那晚我摔倒时手机磕在地上造成的，不过那晚却也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只是我不小心滑倒了。又继续在抽屉里找 IPHONE4 的专用充电线，我想打开手机看看那晚拍的一些照片。手机的机身也出现了一些膨胀，不知能不能正常开机。

顺利找到线后接上开始充电，屏幕开始出现给手机充电的标志。没过多久顺利出现了久违的苹果 LOGO，成功开机了。我连忙连着线开始操作，但是触摸不是很灵敏，根本不能操作，心想是否太久没用了，受潮了吧。立即起身去找点湿巾把屏幕擦一下。

陈依莉在另一个房间，正在电脑上不停地输入数据，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的。她是一个数据分析师，每天的任务就是要把很多数据输入到电脑里进行各种分析。有时会工

作得很晚，为了不影响我，她就在最远处的另一间房里工作。

她输入得很认真，都没注意到我已经走了进来。我轻轻拍下她后背问：“有没有湿巾给我一张，我擦下手机屏幕。”

她并没有搭话，只是用手指了指后面的斗柜。我走上前很容易就在柜面上看到湿巾。

“怎么又有新任务？”我问她。

“可不是嘛，老巫婆要我们小组明天把结果交上来。刚刚收到的邮件，大家都在小群里骂，每次都不早说。今晚还不知弄到几点。”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咬牙切齿地，感觉她就像暑假最后一天的小学生，明天要开学了，作业只做了一半，那慌张感可想而知。

“就没人敢反驳老巫婆吗？这么晚了还新增这么多工作。”我尝试安慰地说。老巫婆是她的顶头上司。

“等做完今年等拿了年终奖就不做了。”她依然狠狠地说。

我没再搭话退出了房间，她几乎经常说这种某个周期奖金拿了就辞职的打算，却从没有兑现。另一方面我也确认了陈依莉这会正忙，短时间不可能来打扰我了。

我回到了桌前用这种含酒精的湿巾一擦屏幕，果然就非常灵敏了。立即快速点开相册，巨量的照片映入眼帘。翻找了下 2010 年的，我非常确认是在这一年认识吕小冉的。没有费太多功夫找到了那晚的照片，因为我清晰记得那晚我们拍了很多照片，也是我和吕小冉第一次合照。

照片里胡蕾，黎森，吕小冉，我。4 人坐在 KTV 昏暗的彩色灯光里。大家的笑容在照片里显得异常真实，让人看了不免怀念，但早已物是人非，这时记忆又把我带回到那晚。

吕小冉接了赵哥电话并表示他要来后，我当即就想要走。

“那我就先走了。”我说。

“哎，没事，他最多待半小时就要走。”吕小冉安慰道。

“谁要来？”黎森不明真相地问。

“她男友。”我指向吕小冉对黎森回答，语气也显得很生硬。

“男友？”黎森显然思绪比较凌乱了。

“不是，你不要听他乱说。”吕小冉显得比较急了。

“你这……”黎森看着我又有点欲言又止。因为我没有给黎森说这些细节，他只知道这个是我新交的女友。

我这时举起酒杯对大家说：“来大家一起喝一个，敬大家，我可能还是只有先走了，这不合适我了。”

“你走我也只有走了啊。”黎森附和着说。

“别啊，赵哥来不会说什么的，一般情况他都很快就走了。”一直没说话的胡蕾这时开口了。“你劝劝他嘛，才来没多久啊，还早。”胡蕾拉着黎森继续说。

我这时心想：妈的，到底是不想我走还是不想黎森走。我直接起身也不准备和她们继续废话，径直朝着门的方向走去。

刚刚拉开门，一个身材瘦弱个子不太高的中年男人差点和我迎面撞上，我这时看清了他。心里明白他应该就是赵哥。

7.哎，你看他们俩

看到赵大哥进来，几人都不由自主地站起身，他也顺势把我推了进去。

“赵哥，我要先走了。”我连忙说。

“走啥走哦。来来来坐下喝点。”他的声音浑厚，有一丝威严的感觉。

被他这样一说我反而不知所措了，想走应该暂时不可能了，说句实话心里其实是怕，包括前面想走也是这个原因，怕发生什么事，自己是摆不平的。

这个赵哥在本地是属于有名的黑白通吃人物，我以前也没有见过本人，但他的名号却是异常地响亮。

赵哥这时熟练地拿起酒杯：“来，大家先喝一个。”

众人只有举杯共饮。

“这个赵大哥是不是传说中那个？”黎森小声问我。

我点了点头也没说话。这时赵哥继续说话：“小冉说和朋友些一起唱歌喝酒，我肯定要来参加嘛，我最喜欢和你们年轻人一起了。我只是长相成熟了点，其实我是 90 后哦。”

听到这话，我猛的呛了一口酒，并和众人都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90 年参加工作的，嘿嘿。”赵哥的声音显得有点尖。

他的这个笑话把大家都弄得停顿了几秒，然后只能装着好笑的样子哈哈几声。赵哥开始按照酒场规矩依次和所有人喝一杯以表示尊重。

他喝完一圈到我这里时开口说道：“小冉说你是她新认识的朋友吧，来喝一个。”

说完后还用手掌摸了下吕小冉的背，我心里非常不舒服，觉得他是有意的，但也不敢说什么。

赵哥喝完一圈就点了一首非常老的粤语歌曲在那大声唱着，奇怪的是他这个年龄的人唱这种粤语歌应该都会走调，他反而唱的非常标准，让人意外。

反观黎森和胡蕾，他妈的这两人居然都已经抱在一起耳语了。我感觉我今天成嫁衣了，成全他们两个。我也不知黎森给胡蕾说没说过他已经结过婚的事，说不定胡蕾也不在乎这些。

赵哥唱完后大概又待了十来分钟，然后接着电话就出去了，我以为他接完会再回来。结果吕小冉说他不会回来了，已经走了。

“他真只待半小时，还挺准时的。”我打趣说道。

“他司机在外面等他，每次都只待1小时以内。他说是为了安全。”吕小冉说。

“演电影吗？难道是随时有人追杀他？神经病。”我骂了一句。

“好了，他走了，我们好好玩，哎，你看他们俩。”吕小冉拉着我看那两人。

这他妈真是奇景啊，那两人居然已经在抱着 KISS 了。我把头无奈地转过来示意吕小冉快唱歌，不理他们了。

吕小冉点了一首城里的月光开始唱起来，这首歌真应景，浮夸的城市被皎洁的月光照进来。

我的手也开始不老实的在吕小冉背部上下游走，刚开始她还不断闪躲，我显得有点生气就说了句：“他都可以摸，我就不能摸。”

她听了这话后有点变化，也不知是什么变化，但是没有再躲避我的抚摸。我当然也就开始大尺度的在她身上摸，当捏到她胸部时，她对着话筒叫了一声，这下那两人就停止了，就都望向我们这边。

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一把就把吕小冉拉到我怀里，这时歌曲的音乐还在继续播放，那两人又开始继续，根本不理我们这边发生什么事。

她就这样在我怀里，我直接向着嘴亲了上去。黎森那边那么夸张我也不能示弱。吕小冉没有拒绝，整个过程还是很甜蜜。直到现在我也很回味当时那个状态。

几分钟后我站起身准备去厕所撒尿，结果不小心脚下踩到什么东西就滑倒了。大家立即把我扶起来询问有没摔到哪，我还是比较尴尬，到处检查下，发现就衣服沾了点污渍。但是手机摔出去几米远，应该就是这个时候把后盖磕了一个凹痕，也不影响使用。

我们几人一直玩到午夜了才意犹未尽的准备离去，出门准备买单，结果被告知赵哥已经结过账了。

“他还是挺懂事儿的。”我有点打趣地说道。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离这不远有个面馆，有烧烤也有卤菜。”黎森说道。

众人一点头就直奔面馆了。

各自点了一些吃的，我和黎森去卤菜房准备点了一些卤煮的东西。

“来，小妹，这个肥肠，牛肉各来 20 元，要用微波炉翻热哦。”黎森大声对服务员小妹说道。“你们今晚怎么安排，明天又不上班。”他继续问我。

“怎么？你们有安排，你敢不回去？”我的眼神有点好奇。

“今晚肯定不了吧，慢慢来嘛，不急，我就问你们的安排。感觉你们这个关系更复杂。”黎森的话中有话。

说罢我们回到了座位上，这家店的面条是来的真快，没几分钟光景。她们都已经在吃了。我和黎森也端起碗开始吃。

我突然把头靠近吕小冉的耳朵说了一句一直想说的话，估计是借着酒劲说的：“小冉，今晚不回去吧，我们俩一起。”

8.你是不是经常和女生出来开房?

插着充电线的手机开始发热，我慌忙扯掉了线，生怕这个旧手机突然冒出火花。

屏幕里依然显示着那张我们 4 人坐在 KTV 沙发上的照片。照片上吕小冉穿着白色的宽松 T 恤，下身穿着一条包裙，齐肩的头发随意地飘落在肩上。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比着一个 V 字形手势，她的手正好挡住了我半边脸，黎森和胡蕾在照片里是分开坐的，照片里我们的顺序是从左到右：胡蕾，吕小冉，我，黎森。应该是胡蕾黎森拍照的时候还不太熟悉。

我再次把目光看向吕小冉的脸，照片虽然效果不太好，光线也不亮，但是每个人都因为 KTV 彩色灯光的原因却把脸部显得很亮。

吕小冉的笑容是那种俏皮的嘟嘴动作，我顿时就好像喉咙被什么堵住的感觉，这个时候吕小冉的笑容是多么纯真和自然。想到这我眼泪就又流了出来，我还是没有接受她已经去世了，心里充满了无声的嘶吼。

突然手机屏幕熄了，怎么按 HOME 键和点击屏幕都没有反应，他妈的是没电了，插上线估计可以勉强用，拔了线就只能用几分钟。没办法只能又把线插上继续充电，几分钟后又开始开机了，也顾不上手机这个电池会不会燃火了，想着能不能打开后把资料传出来。

我准备暂时先把照片类的资料传出来，现在的新 iphone 和老的依然还可以直接隔空投送。不过显示传输的进度条很慢，不知什么原因，理论上应该很快啊，我也不敢去按其他键，只能等，回忆又开始了。

那晚我问了吕小冉今晚不回去吗，她并没有搭话，只是沉默地吃东西，我也没再多说，心里自然明白是她已经答应了。

黎森和胡蕾是一直说个不停，两人总能找到共同的话题，甚至能勉强地找到共同认识的人并展开话题，我是真佩服。

“黎森，上次你们单位都来过我们店里检查，弄得手忙脚乱。”胡蕾说。

“怎么？你们卖的产品有问题？不会吧，我们最近1年都没有出去检查，除非是有举报的话，会去现场查证。”黎森显得比较惊讶。

“怎么不是呢？我记得就是上个月，来了好多人。还说什么税务，我也不懂，都是店长在交流。”胡蕾边说边吃，我看见她好像说话的时候嘴里的面条没包住流了出来。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税务检查，上个月是有一次全市税务检查，我们的制服不一样，我们是质监局，他们是税务局，眼力不好。”黎森说话间显得很得意。

“我怎么知道，衣服颜色都差不多，那个时候店里又有点忙，他们人又多，弄得有些客人不知发生什么事，就很快都走了。”胡蕾说。

“吃完就散哦，老黎你送胡蕾回去，我送小冉回去。”我这时搭话了。

“哎吆，送小冉回去。”黎森故意学着我的语气说话。“我们明白的，等下我就送胡蕾，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哦。”黎森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也怪怪的。

我没有理他，只是快速把盘子里的肥肠吃掉，这种卤过的肥肠是真香。不多时我们已经吃好了，结账后就分开离去了。黎森在走的时候还对我使出一个怪怪的眼神。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也明白我明白他的意思。

我和吕小冉上了车，那个时候开的车是铃木雨燕，比较小而且是手动挡。吕小冉就坐在副驾驶，车启动后开出去大概 1 公里左右我们都没有说话，整个气氛尴尬得要命，

我不知应该往哪开，也不敢贸然乱开，最关键是我也不知道吕小冉住哪。

“不知他们俩怎么样了。”我终于找了句话把气氛打破。

“不知道，应该回家了吧，胡蕾家离那个地方不远。”吕小冉说。

“胡蕾感觉有点喜欢老黎。”我继续找话题。

“我也觉得，不过刚刚胡蕾给我说知道黎森结婚了。”吕小冉说。

“啊~~他们还真是真爱。”我有点语塞不知说什么。“我们去一缕阳光吧。”我轻轻说，这声音都小得我自己听不见。

“你是说那个一缕阳光酒店？”吕小冉还是听见了并反问着。“但是我没带身份证。”她又补充了一句。

“没事，我有办法。”我感觉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握着方向盘的手好像都出汗了，不知是兴奋还是激动。

很快车已经开到了酒店的停车场，我们一起走进了大厅，我示意她去大厅的沙发那里坐着什么都不要管。

我径直来到前台，表示要开一间单间。前台是个小伙直接报过价钱后，就接过我身份证开始办理，什么也没多问，不停在电脑上操作着，不一会就收了我钱把单子填好给我了房卡。意想不到的简单，心想他应该是明白这么晚了一男一女来开房是什么情况，见惯不惊了。

我在前台附近向吕小冉使眼色让她赶紧过来这边。我们朝着电梯方向走了过去。

在电梯里吕小冉突然问我：“你是不是经常和女生出来开房？感觉你轻车熟路的样子。我以为没带身份证就开不了。”

“哪那么夸张，都这么晚了，有一张身份证就行了。我是第一次和女生出来开房。”我说这话感觉自己都不信。

她也没搭话就白了我一眼。

到了楼层通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不知为什么这次这间房这么远，一直围着走廊走，始终都看不到自己的房号，走廊里回响着我和吕小冉的脚步声。

终于到了目的地，打开房门后，我反手把门锁上，快速地把她的包扔在床上。

“你怎么了？”她还在惊讶表情的时候，我已经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直接抱着她就亲了上去。

9.睡了吧，很晚了。

手机这时响了起来，传输完成。我回想到这里的情节，我的嘴角居然微笑了起来。当然那晚的经历是美好且值得回味的，甚至现在我还有一种想回到那天晚上的错觉，后面也后悔那天晚上对她说过的一些话。

当时我们俩经历一场激烈的缠绵后，我就进去洗澡了。在洗澡间以为可以等她也进来，如果一起洗该是多美好的场景，可惜等到我洗完出来也没见她进来。

她就呆坐在床上，身上只裹了一条浴巾，看上去不知是什么表情的感觉，也不知是什么状态，总之是闷闷不乐的样子，还把脸转过去躲着我。

“你怎么不去洗澡？”我开口问了。

她也没说什么，只是“哦”了一声便起身去了洗澡间。我在她刚刚坐过的地方发现几张纸巾，心里还在暗想，这

纸巾不会是刚刚擦了下面的吧，怎么不丢垃圾桶，万一有什么事这不是罪证啊，总之我现在就是一种得手后的得意感。

突然又觉得不对，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床上。因为这么晚了前台给我开的房间是双床的标准间。我进去洗澡时她就一直坐在另一个床，联想到她刚刚的样子，有种不好的预感，这纸巾可能是擦眼泪的，她刚刚在这里哭！

不一会她出来了，依然只是裹着浴巾。

我就问她：“你怎么了？突然感觉你不高兴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没有，我只是……只是……”她说的话断断续续。

“只是什么？说话说清楚。”我语气比较生硬地说。

她没再说话，就这样看了我几眼又把头转向另一边。

具体这里我和她又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后面就这样我们谁也没再说话，僵持了一会，她说出一句话：“睡了吧，很晚了。”

回想到这里时，我突然打了个冷颤，夏天的四川夜里也有接近 30 度，这时我却觉得心里很冷，希望能像电影里一样穿越回去改变过去。

其实我在那个时候是不明白她意思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晚她之所以悄悄哭是因为我是她的第二个男人，她怕我觉得她太随便了，这样我不会对她付出太多，关系不会太长久，她在那个时候又不知应该怎么拒绝我，只是她没想到的是，她的预感真准。

我把旧手机和充电线都又收进了抽屉里，不知哪年会再开启了。手机也许也在等待它的命运吧，时间再长也心甘情愿等待。

我睡在床上继续翻着吕小冉给我发的一些照片，隐隐约约还能听到陈依莉在不停地敲击键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声音特别刺耳。不过也是信号，至少她暂时不会来打扰我看照片。

我又翻到一张照片，应该是那晚后不久我们 4 人的又一次聚会，不过这次不是合照了。是我单独拍的吕小冉，她就在我旁边，背景中还有很多人，但她在照片中显得那样的醒目，微微昂着头做出一副搞怪的表情，眼睛轻轻闭上，嘴巴鼓着气，双手叉着腰。

我一边看照片一边又在微笑着，但眼角又好像在流泪。这一刻好像我已经回到那晚了，耳边甚至还响起我们的对话。

“下个月国庆节了，到时肯定要加班，你们呢？小冉。”胡蕾说。

“我们也是，前三天是不轮班的，上全班。”吕小冉回答。

“哈哈，我们休 7 天，休 7 天哦。”黎森非常得意地对着我们几个连说几遍休 7 天。

“该你们厉害，吃皇粮的人。”我回答道。

“真不得了，公务员哦，体制内哦？”胡蕾也显得无奈的语气。

“人家哪和我们这类人一样，人家是仙界的，我们是凡人。”吕小冉的话更是酸爽。

黎森是捅了马蜂窝，这一顿晚饭，只要有什么话题，怎么都扯到他身上并损他一顿。

两个女生这时去厕所了，黎森问我：“那晚说好了吗？”

他这里说的“说好了吗”是我们两个的暗号，就是说这个女的已经搞定了吗，有时也说拿下了吗。

“这当然是肯定的啊。”我的回答语气坚定且得意。

“高手啊，她还不错哦，你也可以考虑长期发展。”黎森说这话时候我都觉得不像他了。

“那你说好了吗？你难度比我大吧。”我对黎森说。

“我觉得差不多了，哎呀，反正就是玩玩，大家高兴就行了。”黎森瘪瘪嘴说道。

这时她们两个回来了。

“一会又唱歌吗？”我先开口问道。

“要不我们去三星堆遗址区里面玩吧。那里人很少，晚上还有萤火虫。”胡蕾说。

“萤火虫？有多淫啊。”我坏笑着说。

“萤火虫就萤火虫啊。”胡蕾尝试解释。

“萤火虫在我们乡下老家很多。”吕小冉抢着说。

“我就问那个萤火虫有多淫？”我继续笑着问。

两个女的显然还没听懂我在说什么，她们看黎森一直在坏笑立即就秒懂了，吕小冉也笑着伸手就要来打我。

吃完饭后，4 个人一起上了我的雨燕小车，以前老是抱怨车太小太挤，今天奇怪了，反而觉得正适合，甚至再小点都可以。

“今天我们都没有喝酒，老王我们两人一人开一段吧。我开的时候你们俩就都到后面来。”黎森在后视镜里看着我说。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坏人。我挂上一档，然后一脚油门，车就窜了出去，从后视镜里看到黎森正借着这个推背力左手顺势把胡蕾抱着，右手自然地就放到她胸上了。

10.是的，你是正人君子。

从城区到三星堆遗址区大概 10 公里左右，这里远离博物馆，是最初的文物挖掘场地，一个好几十平方公里的保护区。现在已经不能随意进出了，当年这里是一个开放型公园，由一条主路连接各个被保护的遗址馆。当然那些遗址馆晚上都是关闭的，除了这些馆以外整个遗址区还有很多没有搬迁的原住民，这里也有很多农村经济体，甚至还有茶馆和烧烤这些存在，所以夏天的晚上这里也不会冷清。

但是我们来这里最主要的原因可不是吃烧烤，而是这里面积大停车方便，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黑！有些地方停好车关了灯后就伸手不见五指。

我已经把车转进了遗址区，这条路很窄，在有商家的地方是有路灯的，其他地方就是无尽的黑暗。

趁着外面的微弱灯光，后视镜里黎森和胡蕾正在表演爱情剧，两个人吻得如胶似漆。

“妈的，两人也太夸张了，有那么大瘾吗？”我望向吕小冉示意她看后面。

她回头看了看，笑着说：“你们男的都差不了多少，你还有脸说人家。”

“我不一样哦，我不喜欢在其他人面前这么亲密，有点像在表演节目。”我也笑着回答她。

“是的，你是正人君子。”吕小冉摇摇头。

前面一个急弯，我踩了一个刹车，马上降挡过弯。后面传来抱怨的声音。

“你开车怎么的，你再这样转弯，我要吐了。”胡蕾估计晕车了。

“老黎，来，你来开，免得她唧唧歪歪地。”我对黎森说。

说完就停到了稍微宽敞的路边。

“你们两个女的不要看哦。”我说完这句话就下车了。

“他什么意思？”胡蕾问。

“野外撒尿嘛。”黎森接过话。

两个女的估计这时也无语了。回来后就和黎森换了位置，我和吕小冉坐到后排，胡蕾去了副驾。

黎森开车更生猛，挂起一挡把发动机转速一直拉到 4 千转左右，伴随巨大的引擎声。

“你干什么？想把我车弄废~~~~”我话还没说完，头就碰到了前排的座椅。

原来是黎森离合器和油门没配合好，汽车熄火了。一个巨大的前耸动力把我头碰得生疼。还好胡蕾和吕小冉都没什么。

“你这开车手艺真是厉害啊。”我还正说反话抱怨他，车又再次启动并很快窜了出去。

黎森开车转弯好像都不怎么减速，巨大的转向力把我推向吕小冉方向。我也故意使劲向她那边靠。

就这样越靠越紧，最后我们两人都坐在一个位置上。不过我们始终没像黎森和胡蕾一样表演节目。最多也就搂搂抱抱。

路上就这样大家说着笑话，甚至车外都听到我们的笑声。那晚的月光也很明亮，我可以看见窗外的风把吕小冉头发吹得凌乱飞舞，她一直和大家一起有说有笑。

这时时间就好像定格了，画面也暂停了，我看着吕小冉在月光下若隐若现的面孔，一只手拉着我，另一只手拉着前排的座椅，正前倾着身体大笑着和胡蕾说话，黎森也半转着头正在听的样子。一切都显得那么真实，如果能有一个像游戏里那种全能的镜头，能穿越时空拍下重要时刻。我想这个时刻无疑是一个经典镜头，对我们 4 人都是重要的。

画面继续，车开过了一段路后开始出现一些稀稀拉拉的路灯，我就这样看着路灯的光点从吕小冉的脸上一个又一个地滑走。

“哪有萤火虫啊？还没到吗？”黎森这时发声了。

“晚上我怎么有点迷路了，我记得好像是这附近，是不是已经开过了。”胡蕾东张西望地说。

“唉，没事，那有什么好看的。”我显得无所谓。

我们几人最终还是没找到看萤火虫的地方，开始返回，路过一段黑黑的路段，路边停了一些车。

“这些都是打野战的吧？”我对黎森说。

“应该是的。我们快速通过免得打扰人家的雅兴。”黎森回答。

我突然感到手臂一阵疼痛，“你是经常来这野战吧？这么熟悉。”吕小冉显然打了我一下。

“这个猜都能猜到吧，这么晚了，这附近又没有住家户，这些车停这干嘛。”我尝试辩解。

“快点停车！”胡蕾捂着嘴大声呼喊。

“怎么了？”吕小冉、我和黎森齐声问。

黎森也立即停了车。

胡蕾打开车门下车后立即传来“哇~~~~~”的一声，胡蕾吐了，估计晕车已经很严重了。

“车上有水吗？”吕小冉还没说完，我已经从后窗台上拿了一瓶水，她下车去照看胡蕾了。

“唉，怎么会晕车，要是你们刚刚在亲嘴的时候，她要喷出来，不是就全灌你嘴里了。哈哈哈！”我大声笑着对黎森说。

“你笑什么呢？这么晚还没睡？”陈依莉的声音传了过来。他妈的，我刚刚居然现实中也笑出了声。

11.那今天晚上 9 点后去看电影吗?

迷迷糊糊就睡着了，晚上陈依莉什么时候睡的我也不知道，可能回忆时用脑过度造成深度睡眠。

第二天，到了公司后我立即给黎森打去了电话。

“你知不知道吕小冉自杀了？”

“谁？吕小冉？你们还有联系？”黎森的口气好像没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我昨天碰到胡蕾了，她告诉我的，半年前就已经去世了，而且是死在出租房一周才有人发现。”我继续说。

“我操，这么惨，太疯狂了，为什么？”黎森这时反应过来了。

“要不今晚见一面？”我直接问。

“今天啊？稍等我看看下午的安排。”手机里传来黎森翻动纸张的声音，应该是在查看日程安排。“可以啊，没问题，但我回来要 7 点左右。去老汤牛肉面那里见。”黎森说完就挂了电话。

此时的黎森已经调任去了上级城市德阳市的政务中心工作，因为平时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事要忙，他又没在本市工作了，我们见面时间其实也不多。

我现在已经是设计组的组长了，大部分工作就是布置任务和督促小组完成任务，有时也会去现场。打开工作电脑，随机找一些他们正在做的设计稿来看，我们的资料库都是一个系统，只要设计端保存了，就共享到我这边了。点开 CAD 后开始操作，打开一个文件，是一个商业咖啡厅方案。这个房屋结构平面图上有太多构造柱，设计师为了增大使用空间和保持美观就用了很多方案去修饰，整个平面图看起来全是各种标注解释。看到这个复杂的设计我今天心里就异常烦躁，不停地调整图层，将不需要的辅助线暂时隐藏，只留下关键的结构线在屏幕上，又不停切换到透视视图，旋转模型检查每个角度，来来回回就做相同的几个动作。越看越心烦，实在没心情继续再看，干脆又拿出手机继续看和吕小冉的聊天记录。

那晚各自离开后，我和吕小冉好像就很久没有联系了，因为没有连续的聊天记录了，我也不知为什么，难道是删除了？也许是找不到答案了。

之后的聊天记录已经是几周后。

吕：今天工作忙吗？

我：不算很忙，马上要国庆节了，很多事都停下了。

吕：怎么这么久才回我？不想理我吗？

我：没有啊，刚刚做一个 PPT，没注意看手机，不要这么敏感吧。

吕：哦，那今天晚上 9 点后去看电影吗？

我：就我们两个吗？什么电影？

吕：就我们两人啊，看狄仁杰之什么帝国。

我：哦，我知道那个，通天帝国嘛。行啊，到时我来接你。那晚饭一起吗？

吕：吃饭赶不上，你自己吃吧，店里今天会比较忙，我本来 3 点就该下班，现在要加班到 8 点半。

我：好吧，到时联系。

我：我已经在附近了，你完事就发信息，我就过来。

吕：估计要等下，我还有点事，要不你先去影院买票。

我：……

聊天记录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想起当晚发生了什么事。

那天到了晚上 8 点，我把车停在她工作的店附近，可以远远看着她，我就在车上给她发了刚刚的信息，她却让我先走去买电影票。然后就没再回复我。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心想要不就等等再说。她应该是不知道我具体在什么位置。

到了下班时间她就出来了，我正想拿起手机给她打电话。却见她直直地走向了门口停着的车，从店铺里透出的光我看清了车上的人，那是赵哥。

她在窗口和赵哥好像说着话，不一会就上了车。我顿时有种愤怒的心情涌上来。还是先忍着拿出手机给她打了个电话。

“下班了吗？”我的语气很生硬。

“嗯，快了，你去影院了吗？我等下自己来。”她的声音微微有些慌。

“你还有事吗？”我试探性地问。

“没~~~没有啊，有点小事，马上就来哦，你去了吗？”她的回答开始有一些紧张。

“那我们看几点的？我好买票。”我继续追问。

“随便嘛，有几点的票就买几点的，最近一场就行了。好了一会见。”她说完就挂断了。

通话中我甚至听到有声音说：要去看电影啊。这一定是赵哥的声音。

虽然很生气，也不敢冲上前去理论。我就在原地等了10多分钟，透过车窗隐约能看到他们在说着什么，但看不清脸上的表情。最终我决定还是按原计划去电影院。

到了电影院，看到最近的一场（狄仁杰通天帝国）是22点15，也是今晚最后一场，这时才9点出头，我就买了票在大厅等她。

到了9点半她也没出现，我开始发信息。

21：30 我：怎么还没来？电影票是10点15。

21：43 我：什么情况?

21：59 我：你什么意思？不来就说声，我免得等。

22：02 吕：来了。

22：09 我：来了？在哪?

22：17 我：电影已经开演了。

我没有再发信息给她，转身离开了。这个电影院位于一个步行街最深处的楼里，出来的时候发现电梯也到点关

闭了。我就沿着楼梯下来，一共 4 层。第二层是步行街的天桥过道，我会从这个天桥快速通过街区去停车场。

到了天桥上走了几步远远就看到一个人正在向前奔跑，稍微近点就看清是吕小冉。她挎包上的装饰物和脚步配合起来发出的声音已经先行传到我这边。她跑近后发现是我，立即露出了惊喜又稍显尴尬的表情。

“你怎么在这？电影不是开演了吗？”她喘着粗气说。

我没搭话，就像不认识她一样径直从她身边走过。

12.气都快跑断了，你就这副表情。

她在原地愣了几秒钟，很快跑上前拉着我。

“你干什么？”她的声音又急又喘。

我依然不说话，挣脱了就要继续走。

“我就晚到了一会儿，你不至于嘛。”她的声音也提高了。

“那你刚刚去哪了？”我的口气非常冰冷。

“我在店里忙啊，人太多了，我来不及回复信息。”她说。

“那我们就没什么说的了。”我继续向前走。

“嘿，你是不是又要装怪，我又该抽你怪筋了吗？”她尝试靠近我。

“你真能装。”我只说了几个字并后退几步。

“我装什么？为了尽快赶过来，车又不好叫，气都快跑断了，你就这副表情。”

“好吧，我问你，你几点下班？”我看着她。

“本来应该 8 点半，但后来又来很多人，你发信息时我还在忙，完事出来都 10 点过了。马上就赶过来了。”她一直解释着。

“你确定你是 10 点后才离开店里？”我就直勾勾看着她眼睛。

“是~~~是啊。”她的回答声音开始变小。

“嗯，你演得真好，你其实是准时下班的。你下班时我就在街对面，我看着你出门并上了赵哥的车，你却说 10 点下班。我很想相信你和赵哥已经没什么，但你始终有一部分是禁区，我看不到。”

我说完这一段话就转身离去了，吕小冉也并没再阻拦，也没有再说一句话。我走到前面转弯处用余光看到她依然

站在原地，就这样目送我离去。猜想她这时已经是泪流满面了，看着我的背影在黑暗中慢慢消失。

“鹏哥，这个要你签字。”同事小李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我慌忙用手在眼角蹭一下并用手掌把两只眼盖住。

“哎呀~腰都坐痛了，眼睛也花了，等会儿，我揉下。”我擦完眼睛又假装伸个懒腰，不能让小李发现我眼睛里好像有眼泪。

“嗯，这有几个方案已经定了，渲染也完成了，就等你在系统里审核签完字就下发了。”她说。

“好，我马上看了就处理。”

“嗯，好，我先过去了。”小李好像感觉我不太正常，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我打开公司在线系统，在待办事项里找到那几个需要马上处理的方案，打开第一个是一个专业电子竞技网吧的方案，我记得这个方案，跟了很久，改了无数次客户才满意。我打开渲染图和平面图，就第一页就发现了错误，标

注的尺寸都错了，4 个机位的区域标注宽度只有 2 米，往后看还有很多小错误，有些地方摆放都错了，这个渲染出来就是废品，根本不能满足客户要求。看了下设计人，吴厚林。心里暗骂，这个傻逼又是他。

“小李，你帮我叫下吴厚林。”我的声音异常的大。

“哦。”听见小李哦了一声。

不一会这个吴厚林来到我面前。

“你渲染前都不检查的吗？4 个机位标注 2 米，4 人是上下叠着玩吗？”我的语气非常生硬。

“后面也这么多错误，这个客户很挑剔，对图纸要求很高，一个字都不能错，你这么不上心，把这个客户弄掉了，你的绩效都白干了。”说到后面感觉我已经是在吼着说话。

吴厚林不知我会发这么大火，就站在原地也没说话，因为我平时很少这样，其实大不了就是再修改重新渲染就行了。看来吕小冉的事已经影响到我的情绪了。

“赶快去改，加班都要做好。”我的声音分贝依然很高。

吴厚林在公司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性格张扬，因为他老爸是这个商业区的房东，降了房租才让他来这里上班，平时大家都私下戏称是他爸给他发的工资。

一直等到下班，他都还没改完并渲染出来。我也不想理他了，告诉他做完就上传系统，我会在远程确认，没弄好不准下班。

这时电话响了，是陈依莉。

“你今天回去吃饭吗？”她在电话里问。

“哦，我忘了给你说，今晚和黎森一起吃饭。晚点回来。”我完全忘了给她说这事。

“好的，早点回来。”说完就挂了电话。

正好这个时候黎森也打电话过来了。

“你什么时候可以走？我今天提前回来了。大概 20 分钟就可以进城了，你预计下时间，我们在面条馆见。”

“今天挺快，我马上收拾下就出发。”我回答。

13.她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傍晚的城区是车辆拥堵的高峰期，这个老汤牛肉面区域，可以说是车辆禁区。本来就处于人口居住密度非常高的地方，又是街面店，而且沿街的停车位几乎随时都是满了。这个时候来想找到停车位真是一件高难度的事。

没办法只能停到几百米外的公共停车场了，走过来的路上正好看到黎森也从反方向过来，不用猜他也是停到很远的地方步行走过来。

“最近忙吗？”我首先开口。

“还好，事不多。”他回答着。

我们俩说着说着就走进了老汤牛肉面，这时店里真是人山人海，都还有好几个站着等座位的。一阵阵水蒸气的热浪从操作区扑面而来。

“太热了，先出去，在外面等。”黎森提议。

我们俩退了出来就在店门口等位置。好在面条是快速食物，很快就有位置了。

“2 碗 2 两面。”我大声跟老板说着。店里人多，不大声说话对方根本听不见。

“吕小冉……”黎森尝试说着什么，我就只能勉强听清吕小冉三个字，其他内容就被各种嘈杂声淹没了。示意他先不说，吃完出去再说。

四川的夏天在这样的人气火爆的地方吃面条，也是一种挑战，首先是天气热，二是面馆的操作间也在室内，即使有空调和多个风扇也没法有效降温。我们俩吃完面条一身大汗，好像刚刚洗了澡没用浴巾的状态。黎森的汗珠甚至已经顺着头发丝滴了下来。

吃完后我们就在附近的一个咖啡厅坐了下来。

“这里真凉快啊。”黎森不停用纸巾擦拭他的脸上的汗水。

“我昨天在夜市遇到胡蕾，一开始还没认出来，她好像整容了一样。”我说。

“现在整容太多了，我至少有 5 年没见过她了，也没有联系。”黎森见怪不怪的样子。

“我就问她这么久见到吕小冉没。她说半年前就已经自杀了。”

“太猛了，何必呢？”黎森也有些惊讶。

“我也问胡蕾为什么？她说好像为了一个男人，具体她也不太清楚。而且最后那男人也没有负什么责任。”我摇着头说。

“是那个赵哥？不是听说前几年他好像犯事被抓了啊？”黎森问。

“不是赵哥，吕小冉前几年去了成都一个美容医院工作，应该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一个男人。”

“你们一直还有联系？上次你不是说没联系了吗？”黎森充满疑问。

“是没怎么联系，是断断续续，有时我们也会联系。”我的回答都有些乱。

我看向窗外，一边和黎森聊着，一边开始回忆后面的事情。

那晚在电影院外天桥上分开后，我们就断了联系，我记忆中至少是以年为单位计数的时间跨度。

期间有一次傍晚步行去广汉一个叫百货大楼的商场，从市中区方向步行到达商场就必须穿过几条主干道。

这些主路的人行道在绿灯通行时，人流量是非常大的，我就站在路边等交通信号灯变绿就顺着人流往前走，对面突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也站在那边等灯。

她是吕小冉。

这时距离天桥我们分开后，估计有 2-3 年时间了，我也是第一次再见到她。

她那天穿着白色T恤和一条浅色牛仔裤配一双运动鞋，正和一个女性朋友挽着手并肩站着。车流就在我们之间来回横向穿梭着，她的身影也一闪一闪的呈现。

很明显她也看到了我，就这样一直看着，眼神充满意外，有一种想和我打招呼又怕我不理她的感觉，表情变得非常复杂。

我对着她笑了笑，她也对着我笑了笑，大家都只是浅浅地一笑。眼前的世界慢慢失去了分明的轮廓，仿佛背后的一切都被虚化，唯独她在视线中格外清晰，像是镜头里唯一的焦点。

这时交通信号灯变绿了，所有的汽车在人行道线外停下了，我们开始从两端彼此接近，步伐同步，彼此的影子好像在路灯下相互交织，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手势，彼此的脚步似乎都略微放缓，谁也没有停下脚步，最终还是擦肩而过，空气中留下一丝淡淡的气息，并很快被后面来的人群冲散了。

走出人行道后我立即走到路边向后看，她已经消失在人群中。

14.最近怎么样？很久没见过你了。

“唉，你也有今天啊，这个是不是就叫孽缘？你不怕她变鬼来找你。”黎森问。

“问题她不是因为我自杀的啊！我也是不知情啊。”我摊开双手表示无奈。

“我知道那个时候你是真喜欢她。那后来呢？我一直都不知后来你们怎么样了？你给我说说后面的事。当故事听听，有机会我可以写成剧本拍小视频。”

黎森确实有创作拍摄视频的爱好。也会发布一些作品，但没什么影响力，他一直抱怨没有好的题材。吕小冉的事他觉得是个好题材，经过改编会让人产生共鸣，其实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社会每个人经历都多少相似，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真实经历和故事中人物经历进行对号入座般匹配。

“后来……”我继续讲述。

人行道偶遇后，我们的生活又是漫长的零交集时段。

时间到了 2015 年底了。我去车管所办理汽车年审，车刚开到门口就会有很多类似黄牛一样的代办围上来。他们来办理确实会节省许多时间，快的话，几小时就能办好。谈好价钱后把证件保险资料交给代办员后我就去大厅等了。

有时人生就是这样，总能不经意间产生巧合，有的人一辈子可能不会再相遇，有的人注定会再相遇。

我已经在大厅坐下有一段时间了，没事看看新闻，打打游戏，就在不经意间一回头，发现吕小冉在最后一排。她正好抬头也看见我了，而且一直在看着我。

这次我没再等待，直接走了过去坐在她身旁。

“这么巧，你也在这。”我说。

“对，我的车最早是在成都买的，是川 A 的牌照，有时处理违章比较麻烦，我今天来把户头转回广汉。你来是办什么事？”她的声音熟悉又陌生。

“我车该年审了。代办在办理，我在这等。”

“最近怎么样？很久没见过你了。”她问。

“还是老样子，每天上班下班。你呢？我记得上次就在百货大楼门口看见过你。”说话间我一直看着她。

“我记得，那天我想招呼你的，你又那么冷漠的样子，只能走了。”她这时有笑容了。

“没有吧，我还对你笑了，结果你就走了。我还目送你远去。”

“哪在笑？明明就板着个脸，像我欠你钱似的。”吕小冉恢复了以前的表情和笑容。

“真的，我还追过来想找你，但你已经不见了。”我继续说。

“我不信，我就在对面，还看向你那边，根本就没人。”她居然也曾看向我这边。

“那你这几年在哪工作？没有在广汉吧。”我问。

“我去了很多地方，从珠宝店出来后又去了策划公司，跟着这个活动策划公司经常到处工作，有时在省内有时会去省外。在广汉的时间少。”她不停叙述着。

“那不是见你还要预约档期？”我打趣地插嘴。

“你傻的啊，一天就乱说。有那么夸张吗，我已经辞职了，最近身体不舒服，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暂时不工作。”

“身体不舒服，是怀孕了吗？”我说完这话就被她打了下。

“你才怀孕，我是胃不舒服。”她生气的样子还是那样。

“那我可以约你出来玩吗？”

“没事的时候，可以啊。”她回答完后马上又继续说：“你和他们还有联系吗？”

“谁？老黎和胡蕾？老黎不知和胡蕾还在一起没有，我们现在也很少见面，这些事也不方便问。”我回答道。

“胡蕾已经离开广汉了，她现在在成都上班。他们应该没有继续发展了，因为胡蕾要结婚了。”

“那你结婚了吗？”我试探着问。

“没有，但有一个男友。”她说出男友两个字眼我顿时有种失落感没有再搭话。

她却接着说：“其实说是男友，又不算。因为他是我在省外工作时认识的，他老家又是更远的省份，我们一年就能见几次面，家里也不是太同意，我觉得就好像手机恋人。”

“你们这叫笔友吧。”我打断她说。

这时广播里响起叫号声：0368 号可以到 1 号窗口办理业务。

“这是我。”她说完拿着取来的号票就起身去了 1 号窗口。

远远看着她的背影，我心里在想，要是那晚她没有去和赵哥见面，我们的今天估计会有很大区别，说不定我们俩结婚了。

但是转念一想也不可能，那个时候虽然不见面，偶尔还是会听到一些她的事迹，并不是她说的那么简单，我在这个时期对她的印象几乎是负面的，因为她在这期间也曾交过多个男友，曾经在一些朋友聚会上有人聊起了她，说她太好搞定了，不用费多少心思。

这种情况下我通常都不会说认识她，就只是听。这种情况就造成了很多错误既定印象。

这时代办员来到大厅通知我办好了，去签个字就行了。

我去了一个专用窗口签字，这个窗口不用排队。很快就办好并拿到所有资料。我看了眼她还在那个柜台上写着什么，也没告诉她就先出了大厅。

我开着车绕行出口的时候正好碰到她出大厅，听到她大声说：“你走了吗？”

“对，还有点事，要走了。你的电话没换吗？”我也大声回答。

“我电话号码换了，你的电话换了吗？可以加微信啊。”她说。

“我的没换，你输入电话号码可以直接加我微信。”说完我就开走了，总不能一直堵在路上。但我从后视镜能看到她一直在目送我离去。

15.真是小气鬼。

“然后你们就又加上微信和好如初了？”黎森插话问道。

“哪那么快，结果她换了新手机，早就把我的手机号丢失了，加不了我微信。她一直就没添加我，我就也尝试用她的老号添加，一输入进去发现根本就不是她。”

“那又失联了。”黎森追问。

“我也以为是这样，后来又过大半年，有一天要用 QQ 传输一个文件，我一打开就看到她非常多的留言。才想起 QQ 上她是好友，她发的内容就是没有我手机号找不到我微信 ID。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还不回复她之类的话。她还尝试了好几个月。发些什么在吗？吃饭了吗？之类的留言。”我诉说着这些事的时候又把手机 QQ 打开了。

“正常的，我也已经好几年没有打开 QQ 了，几乎用不到了。然后呢？”黎森补充道。

“你听故事的瘾还真大啊。”我调侃了句。

后面我和吕小冉当然再次加上了微信。我应该怎么来形容后面这段时间呢?

应该说人行道偶遇事件是一个转折。偶遇之前我是保持一种曾经喜欢过的感觉，几年后能再次见到当然是感触颇多。偶遇之后听说了很多关于她的传言，整个人物形象发生了变化。

这次车管所再遇到后就有不同心境了，变得不是太把她当回事了，这个时间阶段主要是吕小冉频繁发信息给我。奇怪的是不管我怎么冷漠，她也保持那种积极的心态。

这个时候的社会风气开始变味，因为各种交友软件的上线，男男女女的交往也更加方便。甚至听说有人可以用交友软件一天就可以把一个有夫之妇给哄骗出去睡觉。

而且发生这些事很多时候都是一方或双方的状态是婚内。以前如果发生这些事大部分情况都会是相互认识的人，至少平时生活中有交集的，夸张点就是打麻将的牌友，健身房的陌生人等，相对发生几率不大。现在一个交友软件可以把五湖四海完全不认识的人联系到一起，给所有寂寞男女开了一条高速路，不管有没婚姻。

我身边也出现了很多这种情况，有个在大型公司工作的朋友开玩笑举出一个非常恰当的比喻，他说他们的公司人员非常多，平时都是各忙各的工作，实际私下的关系网就像被一大张纸罩着，如果有人捅破一个洞就会看见人与人之间堪称大城市地铁线路般的复杂图纸，就好比连线一样，比如用数字来代替，男性代表单数，女性代表偶数，通常会出现 1 和 2 相互连线，3 和 4 相互连线，甚至出现下面的排列公式：

1—2—4—3—1—4

我本想提出异议，这里面怎么有偶数配偶数，还有重复出现的数字。但一秒钟后我立即明白了，感叹真他妈乱啊。

“是的，那些交友软件出现的时候，有很多都配有寻找附近人的功能，那几年女的也天真，很好骗，也花不了多少钱。现在不一样了哦。”黎森又插话了。

“怎么？那个时候你生意好，女的好骗。搞定多少个啊？”我好奇地问。

“你把我当什么了啊？我哪敢啊。黄一还记得吗？”黎森问我。

我点了点头。

“那才是高手，和别人裸聊被拍照勒索他几万，后来又被他老婆发现在外面有好几个女人，又到单位闹，得了一个外号叫公共阴茎，最后公职也没了，现在开火锅店了，生意也还行。”黎森说。

“他很厉害啊，听说过一些他的事迹，他火锅店开在哪，有空我们一起去吃。以前毕竟都是同学嘛。”我说。

“行啊，到时我把老婆叫上，你把陈依莉也叫上。唉~~我说其实都是这些人讨厌。破坏规矩，那几年市场好，大家都好交流，你玩了就玩了吧，还不知谁玩谁，女的也有需要嘛。但是可恶的是，有人老是用套路去诈骗别人，比如什么杀猪盘，然后有的又拍裸照去勒索别人。说实话，现在还想着在软件上随便添加一个女的能快速搞定？难度和登月差不多，说不定自己还被骗。”黎森说这话的时候咬牙切齿，仿佛他恨透了现在的交友环境，至于为什么，我也不敢问。

“好了，好了，继续说你和吕小冉。”这个黎领导又发话了。

因为那段时间工作比较繁忙，又刚刚到了现在的公司，不仅要出设计图，还要跑现场，项目跟单。有时还要去各

大建材市场谈单和比价，这个时期流行一个设计师材料提成模式，是工资以外很大的一个收入。

吕小冉还是时常发信息给我，只是我回复的频率是真低。

这个时期我还不认识陈依莉，也有过几次快消式的恋爱，简单说就是通过朋友聚会类的活动认识某个女的，然后不需要多少时间，也不知怎么的就发生了关系，然后又不知怎么的就失去联系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有时就感觉莫名其妙，生活空虚没有改善，那时也没买房还和父母同住，当然更不可能带女的回去。

吕小冉有次发信息说她会在家待很长一段时间，说是胃病又犯了，也不严重就是休养，我想应该就是找个借口在家玩。

吕：可以帮我在淘宝上支付一个商品吗?

吕：好不好?

吕：哼，真是小气鬼。

吕：今天有什么安排吗？晚上去吃烧烤？

我：你不是胃病吗？还吃烧烤？

吕：胃病还是要吃东西啊。

我：那晚点联系，我手上活还没做完。

一般她这种要我代付商品的对话，直接就忽视，故意装看不见。其实也没多少钱，一般来说就几十或一百左右，现在我就觉得很后悔，说不定当时给她代付一些商品，会改变她的想法，觉得有人对她好，说不定不去成都上班，也不会有后面的事发生。如果当时有一点点改变，未来就会有巨大的改变。

“你他妈蝴蝶效应看多了吧，是不是还要加一句广汉的蝴蝶扇一下翅膀可以引起上海的一场风暴。好了，继续说正事，继续往下说，再晚点我就要回去了，不然老婆又要打电话来催了。”黎森不耐烦了。

16.可惜我也没读过大学，不知什么感觉。

那天晚上下班后，我到她家楼下去接她。是在广汉城区西边的一个搬迁小区，因为是相对较旧的小区，显得非常拥挤和陈旧。

我就在路边随便找个地方就停下给她发信息。

我：在门口了，快点出来吧。

吕：好的，我换身衣服就出来。

她最近每天都在家，估计一直都是睡衣，奇怪的是她父母也好像理解她，就算没工作在家长待也没指责过她，这在我们这代的父母里不多见，她平时聊天时也会偶尔只言片语说起父母的情况，好像彼此关系也不是很好，我也没有去深度了解。

“走吧。”她已经上车了。

“去哪？”我问。

“烧烤啊，我知道有一家不错，但是有点远，在新平场镇上。”她回答。

“什么烧烤那么好吃，来回要 20 多公里。都快 8 点了，还在营业吗？”我显然不想去那么远。

“哎呀，还早，走嘛，味道不错。”说着就过来挽着我撒娇的样子。

最受不了女人这样，我只能发动汽车朝着那个地方开去。距离也不是想象那么远。出了城区路况就不再拥堵，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那天正好在公路维护施工，整条公路封闭了一条车道只能单向通行，我们一直寻找那家店，来回绕了 2 圈。最后发现是因为封路的原因，店里怕灰尘大，用一个蓝色的帐篷封起来了，但可以从侧面进去。

这里距离一所大学非常近，进来店里几乎满座，都是清一色的满脸稚气的大学生，正有说有笑地吃着烧烤。心里感叹他们真幸福，人生还有很多可能。

“怎么？对大学小女生还有留恋？”吕小冉看出我一直在看着这些大学生。

“我哪那么龌龊，天天只想这些，是觉得他们现在是最开心的日子，没有什么压力，每天就是吃喝玩乐，以后毕业就会知道社会的铁拳有多重。”我说这话时吕小冉就伸手过来握着我手。

“可惜我也没读过大学，不知什么感觉，天天还是被社会毒打。”吕小冉的语气有一些悲伤。

听到她的话，我反而情不自禁地握紧了她的手，她只是笑笑。

回忆这时就好像让我变成了一个时光观察者，以第三人称的视角站在那个时候的王鹏与吕小冉旁边。这时画面暂停了，他们俩坐在一个方桌的同一侧，在同一个长条凳

上，烧烤店不太明亮的灯光照射在他们身上，产生了无数的光影来回环绕。吕小冉左手拉着王鹏的右手并保持身体微微左靠，表情是甜蜜的微笑着，王鹏则望向烧烤店里其他顾客若有所思的样子。

很难再去想象和猜测吕小冉当时心里想着什么，至少那个时候她是开心的。我的视角就像镜头一样围绕着他们俩打转，我想伸手去抓这个景象，一下就破了，像玻璃破了一样，却又不是玻璃，更好似像素，破碎成一点一点的。记忆只是碎片，不断拼凑而成。

这个场景没有留下照片，只有这些回忆，而且是为数不多我们两人单独在外面吃东西的场景。

“你们两个要吃什么，自己去后面菜架上拿哦。”烧烤店老板娘在远处对我们说着话。

吕小冉应了一声又问我想吃什么？我表示随便，让她自己拿。说罢她就去了后面的食品区，架子上有很多已经用木签串好的半成品。

我看吕小冉拿了一大把：有牛肉鸡肉等，还有一些蔬菜。都是一些很普通的烧烤类产品，拿到前面烧烤操作区给老板娘。

不一会陆陆续续烧烤都端上了桌。

“你们喝点什么？酒？还是饮料？”老板娘问。

“不喝酒了，要开车，有没有芒果汁。”我说。

吕小冉说要可乐，老板娘就转身去拿了。

我内心明白这家烧烤店的味道只能说就是个标准水平，没有特别出众，又还这么远，不知吕小冉怎么想的。

“吃完回去吗？”我问。

“不回去，难道你要带我去哪？”吕小冉表情俏皮。

“反正都在这么远的地方，去野战，去不去嘛。”我坏笑着说。

“又乱说，看我抽你怪筋。”话还没说完就已经上前来假装掐我。接着又说：“我想起了，我们去附近那个高坪铺古镇里面玩会吧。”

吕小冉的这句话，让我一震，立即明白了那事儿估计有戏。

17.确实广告宣传说的我也心动，可惜没钱买。

高坪铺古镇是一个有名的烂尾商业古镇楼盘。那个时候已经修了颇具规模的仿古建筑群，甚至还有高塔等，大部分都是空置的，只有最外层的街面上有一些商铺开着。也不知什么原因造成，后来基本沦为烂尾楼盘了。

从烧烤店到这个古镇开车只需 10 分钟。到达时整个古镇灯火辉煌，非常亮。

“不是说烂尾了吗？怎么还这么亮？”我比较意外。

“沿街不是还有那么多铺面吗？在营业啊，里面好像没什么人。”吕小冉看着外面说。

在通过一个牌坊型建筑后就是街区，有卖水果的，有火锅店，有小超市，还算是应有尽有。我开车在街面兜了一圈，感觉没有合适的停车位。

绕到旁边发现有个小巷子可以开进去，看样子也没人守。直接转了进去，这里就没有灯了，前面就是成片的空置烂尾楼。于是我们找了个地方把车停好并下了车。

没有了车灯光源，这里虽说不是伸手不见五指，不过也好不到哪去。主要是靠外街区的灯光。

“为什么要把车停这里呢？太黑了吧。”吕小冉说着并一直尝试在黑暗里抓住我的手。

“外面没停的地方啊，停这也安全。”我回答。

一两分钟就走到主街了，街面店铺基本都是开门营业状态，但是顾客却是稀稀拉拉，这里就挨着高坪镇的场镇，所以这些顾客都是本地居民，是不太可能有游客的。

我们手牵手穿过了主街道，来到了对面的高塔下面。这也是个仿古的塔型建筑，目测有 30 米高左右，门上锁进不去。我们围着塔走了几圈就坐在旁边一个休息凳上。

“当初要是买这里铺面的人是真惨啊，亏得没底了。”我看着这些建筑感叹。

“我有个亲戚就买了里面的一套住房，开发商说是买了房后要签返租合同，后来好像只付了几个月租就没有再兑现了，现在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吕小冉说着。

“这里还有住房？在哪？有人买？”我非常惊奇。

“有啊，我们停车那个位置一直往里走那些一栋栋的都是住房，当时开盘的时候这里很多人买，还有周边城市来的。”吕小冉好像很熟悉这里。

“你怎么知道这些详细？不要说你们家也买了？”我问她。

“没有，那次我那亲戚买的时候我也一起来的。当时条件说的非常好，比如什么一房养三代，还要签 10 年返租合同，开发商自己操作整个盘的古镇商业。就是说你买了什么都不管，每个月开发商按时给你付房租，怎么都不会亏。确实广告宣传说的我也心动，可惜没钱买。”吕小冉尴尬地笑着说。

“这个问题很复杂，那时这种项目多，有的还是成功了，这个项目就死了，大环境和各种原因都有，开发商肯定是有问题，实力不够大，或者模式有问题。买的时候应该了解下这些背景资料。但是我们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批判当时的情况，这些买家当时肯定是认可的。”我说完这话感觉吕小冉直直地看着我。

“我觉得你好厉害哦，分析得头头是道，我最崇拜你了。”她这句话的口气把我整懵了。这语气让人觉得假，像是说反话。

妈的，我有种她好像是在损我的感觉。

坐了一会起身又走了一圈，到处黑灯瞎火的，也没地方去。准备返回车里。路过主街的水果店时，她说要进去买点水果。

“城里面的水果店不买要来这买？新不新鲜哦？”我显得不太愿意。

“没问题的，说不定这里的水果还好一些，而且价钱也便宜。怎么？你歧视乡村？”吕小冉说。

“没有没有，不敢歧视任何地方，快去选，等下我进来结账。”我摆着手让她进去。

在水果店外，看着吕小冉在里面走来走去仔细挑选着各种水果，想着认识她已经 6 年了，依然还保持着妙曼身姿，和我最初认识她的时候没什么变化，只是脸上不再有浓厚的妆容和稚气的表情，换来的是一副略显成熟的面容。

“行了行了，跳过这些废话，直接说回到车上野战的事？”黎森一句直接打断我。

“你怎么知道我们下一步就是车上的事了？”我反而好奇。

“妈的，我还不了解你，车停到那个鬼巷子里，不就是因为黑嘛，然后就方便你搞这些事。”

黎森说完后，我就这样很意外地看着他，好几十秒才说：“你的剧本都是这样的？还是你就是这样骗其他小妹妹的？”

“也不是，你~~你继续说吧。”黎森好像有点不好意思了。

18.没事儿，不会影响我们的

那天晚上我和吕小冉一起提着买的水果返回了车里。我把水果放到后备箱回来时看到她已经坐在了副驾驶位上。

我并没有到驾驶位去，反而拉开了后门坐到了后排。

“你干什么？怎么在后面？”吕小冉不解地问。

“在后面来坐下吧？”

“为什么要去后面？不想来。”

“过来吧，我想抱抱你，在前面不好操作。”

她听到这话就没再反对，慢慢打开了车门来到了后面。

刚刚关上门我就把她抱入怀里，这时什么话都没说，就这样静静抱着，她也就这样在我怀里，连动都不动一下。

这时好像就是天公作美，外面下雨了，而且雨势还很大。一定会在这里多待一会了。外面除了淅淅沥沥的雨声

就是无尽的黑暗，车里有微弱的按键光，这样的环境让人有种想入眠的感觉。

就这样抱着过了十多分钟我对她说：“你那天说男友要来广汉吗？什么时候来？”如果再不说话我怕她睡着了。

“他说有个年假，过几个月来，但还没买机票。”她回答的声音很小，好像是真要睡着了。

“我比较好奇，你们这种恋爱关系算得上是柏拉图式恋爱吧？一年都见不到两次，有时还整年不见。是什么维持你们还能在一起。”

“这次他来就是要讨论结婚的事宜。我父母也希望我快点结婚。这么大了还不嫁。”

吕小冉说这段话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不知是不是出于嫉妒，总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会更少，有种得到的东西即将失去的错觉。

我不由自主的把她抱紧了些。她也明显觉察到了我有些异样。

“没事儿，不会影响我们的，他常年都不在。”吕小冉好像说出了我的顾虑。

“这样不好吧，我可不想又被人追杀哦。”我笑了笑。

“为什么要说又？哎呀，你老是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这么多年了，都不改变。”她就靠着我，头也不抬地说着话。

回想吕小冉的话，过了很多年我才明白其中的含义，有时我确实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太偏主观意识去看待问题，老是以我以为的观念来确定所有事，实际很多时候是有偏差的。

当然不是想要介入吕小冉现在和男友的恋情，是当年电影院吕小冉迟到的时候，我并没有站在她的角度思考问题，她当时是没有办法拒绝赵哥的，下班了赵哥又在门口等着，她除了见他，估计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经过多年的成长，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这一点年龄比我小很多的吕小冉反而比我更明白。

“小冉，我问你个问题？”我摇了摇怀里的吕小冉。

“嗯，什么问题？”她问。

“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呢？这么多年，我一直很疑惑，我并没有给你什么，甚至物质或精神上都没有。而且大部分时间传达给你的都是负面的形象。”

“我也不知道，就是喜欢和你在一起，第一次看见就一直忘不了。而且那天日子特别好记，是我生日。我都还记得细节，你站在镜子面前试衣服，眼睛却一直看着我和胡蕾这边，印象太深了，心想这个傻瓜是不是没见过美女啊，一直看。”她说着说着笑出了声。

“但是我听说你后来交了很多男友？”我终于说出一直想问的问题。

“谁在乱说啊，我去打他们。唉~~不过是有遇到过几次渣男，其中就还包括你。哈哈哈。”吕小冉的笑声在封闭的车内特别大声。

她笑了几声后又继续说：“也没很多吧，有朋友介绍的，也有家里安排相亲的，其实我每次都认真对待了，但他们好像都是玩玩而已。只有你，我一直放在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能想起那年一起去三星堆遗址区那晚。”

想到这里我又从记忆碎片中看到了这个场景，就站在雨中看着车上的情侣。雨点继续轻柔地敲打着车窗，外面的世界朦胧成一片水雾。他们似乎对窗外的风雨毫无察觉。车内微弱的灯光将他们的轮廓映照得柔和而亲密。雨水顺着车窗滑落，模糊了外面的景象，但车内的温暖和甜蜜在这静谧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清晰，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他们彼此依偎的身影。

这时车上的王鹏对吕小冉吻了下去。

19.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下班就来接我

这时咖啡厅的人越来越少，有个服务员小妹就站在不远处一个桌台前面不动。

心想：她们通常不都会在前台附近吗，站这干嘛呢？难道在偷听故事。

“然后呢？”黎森着急地问。

“没然后了，后来雨小点就送她回家了。”我摊着手说。

“不可能，我不相信。你这个坏人不可能放过任何机会。”黎森不相信。

我对黎森使了个眼色让他注意旁边的服务员小妹：“小声点。不要乱说。”

黎森回头看了下点了点头。

“差不多回去了吧，10 点了，咖啡厅也要关门了，那个小妹都来催我们走了。”我对黎森说道。

“没有没有，我们打烊还早。”远处服务员小妹马上就回答了。

我和黎森一对眼神就都起身准备离去。心想一说催我们她马上就回应了，那我们说的所有内容她都能听见。

“差不多了，没客人你们也就可以早点下班了嘛。”路过那个小妹时我说。

结完账出门后黎森问我：“后面真的什么都没了？”

“那当然。你的剧本都是色情剧本吗？就重点关心这些，不注重剧情发展。”我无奈地笑着说。

“都要有嘛，这年头谁喜欢看爱来爱去的事，要有爱也要有性。行吧，那回去了，改天又联系，我会把剧本写好，到时发你看下，准备拍一个短篇故事，找谁来拍我都想好了。”黎森说。

“那要是赚了钱要分赃哦。”我用拳头轻击了下黎森手臂。

离开咖啡厅回家路上，天空又下起了雨。四川夏天的夜间经常都会迎来阵雨。

雨势不算大，刚刚够自动雨刮器启动。雨滴打在车窗上，水珠沿着玻璃滑落，外面的世界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朦胧而闪烁。路上的车灯透过雨幕折射出五彩斑斓的光晕，像无数模糊的光点在视线中跳跃。雨刷有节奏地摆动，似乎试图抹去那些模糊的画面，但远方的路依然看不清。车内只有引擎的低鸣伴随着孤独的沉默，外界的喧嚣隔着车窗变得遥远，仿佛还能听到吕小冉坐副驾驶上大笑的声音。

我当然不会真的给黎森说后面发生的事，让他自己去幻想。从那天起我和吕小冉的关系算是进入了蜜月期，工作期间有空会电话或微信联系。

几乎隔天就会见面，每次都是吃饭，逛街，看电影等普通情侣常做的事，有时还会为了吃某个突然炒作起来的网红美食，不惜开车上百公里去尝试。

这时到了一个红绿灯路口等红灯，我立即拿出手机，在微信里和她的聊天记录里找到那次去乐山美食之行的经历。

吕：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下班就来接我。

我：好，记得买套子哦。

吕：自己买，我不去买。

我：那我就不戴，哈哈哈哈。

看到这我自己都忍不住想笑，笑完了又觉得很悲哀。

那天周五我正好工作不多，因为前几天就已经约好了今天下班就去乐山。我正常情况是 5 点半下班，这天 5 点左右已经把吕小冉接到并驶上了高速公路。

从广汉到乐山需要 2 个多小时车程，全程都是高速公路，吕小冉就一路都在睡觉。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家网红钵

钵鸡店，钵钵鸡是一种发源乐山地区的美食，实际就是改良的串串香。普通的串串香是生鲜的食物用木签串上放到火锅料里煮，钵钵鸡是已经煮熟的食物，用木签串上放到已经拌好的冷油料里浸泡后，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吃。

到了乐山后已经是晚上 7 点过，晚上这个城市也热闹非凡，拥堵不堪。那家店靠近一个景区，停车是异常困难，而且是单行道，来来回回半小时才找到一个停车位。下车后还要步行十多分钟，当到了网红钵钵鸡店门口时发现排着长长的队伍，抬头看这家店门口的广告，好像是某个明星的老爸开的。上前一问得知前面还有 31 桌客人，预计等待时间 2.5 小时，顿时头都大了，转身就走。

我和吕小冉商量后决定在附近随便找一家能快速就餐的钵钵鸡店，大家都饿了。附近好像还有很多，因为都在相同地段区域里，理论上所有店的味道差别不会特别大。网红店生意好就餐人数太多，后厨标准生产的能力就不一定能保证，这样说不定味道还不如那些普通没名气的店。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横向路的两边都有各种不同名字的钵钵鸡店，我们都感叹这里还真是世界钵钵鸡发源地啊。

20.我男友很快要来了

吃完后，吕小冉挽着我顺着岷江边的人行道慢慢散步，那时的风轻轻拂过，吹乱了她的头发，她微微仰头，用手拨弄，笑容恍若印在风中。两人并肩走在江边，江水的低语和风的轻抚交织成背景，记忆里只剩下她柔软的声音和偶尔的笑声。

有些画面已随着时间褪色，只记得夜风带来的微凉，和她靠近时那一瞬的温暖。那晚的星空或许灿烂，或许平淡，但在回忆中，时间都静止在她不经意回头的瞬间。风拂过，带走了她的发丝，却无法带走那个夜晚的美好。

这是我们唯一一次在外地游玩，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以为可以看见乐山大佛，可走了很长一段，连大佛影子都没看到。咨询了当地人才知道看大佛最佳位置是在江中心的

船上，这个江边就算白天也只能看到一个大佛头皮，而且乐山大佛就不是修给岸边人看的景观，是用来镇水的，这里是三条江河的汇聚处。

没办法，我们只能返回车上准备去找酒店。用酒店预订 APP 在附近找了一家酒店，停好车办理好入住手续就进了房间。

一进房间吕小冉就不停在回复手机信息，我也没多问，直接去洗澡了。等我出来的时候，她却没在房间里了，消失了。

这外面已经是晚上了，她会去哪？马上用手机给她打电话。

“请不要挂机，你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电话里传来语音呼叫等待信息，她在打电话。什么神秘电话，还要去外面打……

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已经回到现实中的家了，一片漆黑，心想怎么没开灯。

“莉莉，陈依莉！”我叫着陈依莉的名字，我平时都这么叫她。

看样子不在家，怎么她也不在，真是巧了，过去与现实结合了。

我拨通她的电话：“你没在家？”

“嗯，我和老瞿，钟露她们在外面玩会。等会就回来。”陈依莉那边很嘈杂，好像是在夜宵店。

“好，你注意安全，有需要给我打电话，外面在下雨，小心点。”说完就挂了电话。

陈依莉很少和朋友聚会，她是工作狂，每天回家都在电脑分析各种数据。下班晚上都这么忙，但白天不更得忙得飞起来。

我打开电脑，登录了电脑版微信，这样查看聊天记录和照片就方便多了。

找到那晚的聊天记录。

我：你去哪了？电话打不通。

我：你在哪？怎么都不说声就出去了。

我：？？？？？

那晚我发现吕小冉不在房间后，立即穿上衣服出去找她，大厅里也没有她的身影。我又出了酒店，沿路走了一段也没看到人，不停地拨打她的手机号，都是提示不要挂机，对方正在通话中。我脑里甚至觉得她是不是被绑架了，可转念一想怎么可能，什么高手还到房间里来绑架人，并还不发出一点声音。

算了，还是先回房间吧，结果走到酒店门口我终于看到她了。

她正站在停车场里举着电话不停在说着什么，好像是在吵架的表情。我也没上前，就远远地看着她脚步来回踱着，手指却在空中不停地比划，偶尔停下来，肩膀一耸，眉头微皱，另一只手时而捋下头发，时而在空气中挥动。

我等了几分钟看她一直没有停止的意思，既然确认了她的位置，我也就先回房间了。

大概又过了 20 分钟左右，传来了她刷卡开门的声音。

“我出去接了个电话，我妈打来的，所以来不及给你说。”吕小冉进门就先开口说。

“怎么了？有事吗？”我问。

“我男友很快要来了，我父母要我们这次商量结婚的事。”她轻声回答。

她说完这话后，我们都沉默了，此时似乎无声仿有声。

这晚我们做爱很疯狂，像受了刺激般不停问她：“你的众多男友中，谁做爱最厉害，快点回答我！”

她大声回答：“你！”

我在得到她的这个答案后仍然不满意，继续不停地重复问她这个问题。重复地回答，又重复地问。

我心里明白，一个原因是她男友要来了，有可能我们快结束了，有一些不甘心，但真正刺激我的，是她又突然消失，这是当年赵哥留下的心理阴影。

21.你就知道看模特，我穿不好看吗

从乐山回来后的几周里，完全就算得上是我们的蜜月期，我都有种错觉以后会和吕小冉生活一辈子，甚至还又去过一次高坪铺古镇，也是同样在晚上，而且停在同一个地方。

我翻看着聊天记录：

吕：大笨蛋在干嘛呀。

我：上班啊，画图。

吕：帮我看下这个链接的商品，这条裙子我穿好看吗?

吕：看了吗?

吕：问你?

我：看了，我不太懂这些审美，好像模特穿上还不错。

吕：你就知道看模特，我穿不好看吗?

我：不穿的时候就最好看，嘿嘿。

吕：那我见到你的时候，就要抽你的筋。

看着这些聊天记录，好像就发生在刚刚，那样近又那样遥远。

大部分记录都是这种类型的对话。翻了大概几十页后她男友如约出现了。

听吕小冉的叙述，这个男友是江苏人，具体哪个城市也不清楚，他们在一个户外大型演唱会认识，都是工作人员，这种演唱会一般举办就是很多场，还包括一些庆典类的节目。

我理解就是她们公司把场地承包下来了，经常举办活动，吕小冉她们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员工，场地通常都在远离城市，类似草原的地方，一年只有夏天使用率会高一些，平时都举办像各种音乐节类的活动。工作人员几乎会整个月都在那里。工作生活都在一起，确实很可能就会发展出爱情。

吕小冉说当时男友追求她，刚开始对她也很好，她一个人在外省没有什么依靠，觉得他还行就答应试着交往，

也非常认真去对待，不过慢慢地她发现这男友有家暴倾向，而且两人在一起时非常霸道，曾多次动手。不过两人还是同居了一段时间，她也以为会和男友结婚，直到有一次又打了她，下手很重，她就辞职回了广汉。

男友当然也追回了广汉，他们就在家里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这男的对吕小冉父母是真有办法，又买礼物，家务也抢着做，父母特别喜欢他，不停劝吕小冉对男友好点，这种男人不好找，要她珍惜。

但吕小冉觉得他表里不一，在父母面前会做面子功夫，私下里是另一个人。男友后面因为工作要离开，还曾想继续带她走。吕小冉死活不同意，最后大家商量后，让吕小冉和男友相互冷静下。

这次他又回来了，就是来谈结婚事宜。那天吕小冉和她妈在电话里吵也是因为这些事。

了解完吕小冉这些情况我对她说：“我觉得你还是挺不容易，怎么运气就这么不好，老是遇到渣男，当然我也是。”

“你知道就好。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说完就轻轻打了我一下，又接着说：“我当时去这个活动策划公司也是因为一个渣男，他说带我赚大钱，去外省工作，结果人跑了还欠老板钱。嗯~~就是上次我们在百货大楼门口碰见那次，然后没多久我去这个公司工作了。”

“真他妈的，你的经历都可以写本书了。”我调侃道。

吕小冉男友来到广汉后就住在她家，这段时间我们也保持联系，但有个默契，就是她男友在家时我们不联系。这个男的也确实厉害，不知是不是中国东西方人群生活的差异，他来了广汉后就每天在那个搬迁小区里和各类邻居们打得火热，对谁都是自来熟，或许这也是他的优点。

吕：还在忙?

我：没有，我在外面和朋友喝点东西聊天。

吕：有我认识的吗?

我：等会黎森下班会来。

吕：说起黎森我都好久没和胡蕾联系了。她都已经结婚了。

我：挺好啊，要不要你也嫁给我吧。

吕：不要乱说哦，我会当真哦。

我：怎么了嘛？今天又出不了门？他守着你?

吕：守个屁，他去小区麻将馆打牌了。混得非常熟，比我认识的邻居都多。

命运的齿轮就是这样又开始转动了，正好也是这段时间，我家里也安排相亲。

这天下午在一个叫良木缘的咖啡厅见到一个穿着气质都非常高雅的女士。

“你好，我先自我介绍下，我叫王鹏，是个室内设计师。”我首先开口了。

“你好，我叫陈依莉，工作是数据分析。”她的声音非常温柔。

22.那不错哦，恭喜你哦。

我不停翻看这些和吕小冉的聊天记录，中间也夹杂着非常多的照片。她特别喜欢自拍并发给我看，甚至很多照片我以前都没有点开看过，她每次都会一次性发很多张，我通常会点开看第一张。因为微信为了节省空间，只要是不点开图片，就只会保持一个模糊的小样。

我手指轻轻滑动，屏幕上她的微信头像依旧熟悉，仿佛她还在那头微笑。再点开这些她曾经发过的照片，那些曾经鲜活的瞬间，如今只剩下模糊的缩略图。点击查看原图时，屏幕却变成了黑色，照片已过期的提示冷冷地呈现在眼前，像一记重重的打击。她的笑容、她的瞬间，都已化作虚无，永远无法再被看到。

那黑色的照片像一道无法跨越的界限，提醒着我她的离去已成定局，曾经的那些回忆再也无法触及。空白的图片模糊了所有美好，剩下的只有无尽的惋惜与深深的痛楚。那些原本可以随时翻阅的温暖片段，瞬间变得遥不可及，仿佛她的一切，连同这些照片，都已被时间无情地带走。

有时确实是老天在和她作对，她当然又遇到非常棘手的事了，而我这段时间则和陈依莉发展飞速。

我：这么多天都没有你消息了，你们天天在家造人啊?

吕：造个屁的人，恶心死我了。

我：怎么了?

吕：他去吃了屎，被我发现了。我爸妈也知道了。

吕小冉的命运真很难形容，她男友因为天天在小区麻将馆打麻将，结果和一起打麻将的女人发生了关系。那个

女的年龄比她男友大一些，好像是老公已经因病去世了。两人就因为是麻将牌友，越聊越好，不知怎么的就睡到一起了。有一天晚上很晚他还没回来，吕小冉去麻将馆找他，那些好事的邻居们就隐晦的提示吕小冉他在什么地方。

吕小冉带着父母一起去敲门。在那间房子里把她男友堵住了，最后搞得全楼邻居皆知。

“事情怎么这么离谱，怎么就会发展成这样。”我在电话里安慰她。

“不知道啊，现在想起他就烦。”她回答着。

“现在怎么办？他走了？”我问。

“走什么哦？一直在那道歉，说什么那女的勾引他，他们没发生什么，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刚刚到那女的家。我说那你怎么裤子都脱了，他说不清了，最后甚至说是那女的给他下药了，他被迷住了，不能控制自己了。”她显得很无奈。

“这种说辞也有人信？他怎么不说那女的是蜘蛛精变的，用蜘蛛丝把他绑上去的？这太夸张了嘛。”我笑了笑。

“我觉得是真有药，不是那女的，是他给我爸妈下了药，他们居然让我小声点，不要吵，让邻居听到不好，不停劝我，还继续让那王八蛋住在家里。”她的声音明显变大了。

吕小冉的父母就是那种死要面子的类型，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他们不仅不支持吕小冉，还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她曾说父母在小区里逢人便说自己女婿来了，是什么大项目负责人，身价很高，这次就是来和女儿结婚的，到处吹牛。现在突然发生这种事，老两口为了面子肯定要尽量维持，不然就成了小区居民饭后的笑话。

这件事最后的处理当然是吕小冉始终不妥协，那男的也只能离开了。间接也造成了她离开广汉去成都工作，踏上了不归路。

吕：你上次说你相亲怎么了？

我：挺好的，我还很喜欢她。

吕：哦。她做什么工作的啊?

我：她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我觉得我们之间话题还是比较多，她大学的课程有一些和我是一样的，我说了话题她都懂。

吕：那不错哦，恭喜你哦。

我：那你呢？那傻逼走了吧。

吕：走了。

我：不会又回来吧。

吕：不会了。最近有空能见面吗?

我：可以啊，不过要提前约时间。

吕：嗯，我可能要走了。我想离开一段时间。

我：去哪?

吕：去成都吧。有个朋友在那里新开了一个美容医院，让我可以去上班。

23.也没有啊，工作开始繁忙了吧

这时电话响了，是陈依莉。

“雨太大了，我叫不到车，能来接我吗？我在春天花园。”她在电话里声音，背景声音都能听到雨声。

“好，你等下，我马上就来。”我连忙回答。

走到窗户往外看，这时的雨势像是已经达到暴雨级别，还伴随着大风，把楼下树吹得东倒西歪。

我赶紧出门到了地下停车场，发动汽车开了出去。到了出口位置，看到大量的雨水正顺着地下室车道流入。

一出停车场，迎面的雨水立即覆盖了前挡风玻璃。雨刮器已经最大挡了，依然看不太清前面的路况。从我家到春天花园大概 8 公里，这一路只能尽量开慢一些，保证安全。

后来吕小冉去成都工作后，有一次回来我们见面也是在这样的雨天。那天傍晚我们约好见面，但是下起了暴雨，她也是叫不到车，还困在高铁站。我同样也去接她，到了车站广场下面的通道，远远就看到她举着一个小包挡在头顶。她看到我车后，立马就跑过来上了车。

“雨太大了，我叫的车直接自动取消订单了。”她一边说一边用纸擦身上的雨水。

“嗯，今天雨确实大，城里有些地方积水了，这些网约车怕出问题，一会我也要绕过那些地方，现在有些车已经泡在里面了。”我说。

“这么大的雨？”她显得很惊讶。

这种天气去哪吃饭估计都很麻烦，一定会淋雨，停车也麻烦。我想到有个地方一定比较稳，那就是商场，又有吃的，又不会淋雨，也很好停车。

我们去了世家广场，把车停好后就进了商场，商量来商量去也不知吃什么，最后就决定吃肯德基。

我们找了一个双人小桌面对面坐下，点了一些鸡腿汉堡等常见的食物。

“我觉得最近给你发信息，你都很少回复了。”我说。

“也没有啊，工作开始繁忙了吧，刚刚从集体宿舍搬到一个小公寓。”吕小冉笑着说。

“自己单独租了一套房？贵吗？”我又问。

“应该不贵吧，有个朋友帮我租的。”她的语气是那么平静。

我已经感受到吕小冉的变化，以前她发十条信息我最多回三条，现在反过来了，我发信息她很少回。从字里行间很明显能读出她的变化，自从去了成都工作后，她的态度明显转冷，话题也变了，会涉及一些医美的业务，当然我也不太懂。甚至一直到最后我都不知她到底在这个医美中心做什么工作。

这次吃饭时，让我第一次知道了有那个人的存在，她不告诉我名字，我只能称他为 X 先生。吕小冉搬出去租住

了公寓想必是X先生的要求，很明显他们的关系不是朋友那么简单。

“他对我很好，还很迷恋我。对了，你怎么样了？和那个女友，陈什么莉啊？”她疑惑的表情。

“陈依莉。”我补充道。

“哦，对，发展怎么样了？是不是已经谈婚论嫁了。”她把脸凑过来笑着问。

“我也不知道，还行吧，我们现在住在北区新买那个房子里。”我说。

“哇，都住在一起了啊，幸福哦。”她都还在不断用纸巾擦她被雨淋湿的头发。

“还是说说你这个新男友哦，怎么都没听你说起过。”我继续发问。

“唉~也没什么说的，和他在一起很开心，不过他已经结婚了。”她的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

“啊？怎么你的感情线是被谁做法修改了吗？老是不走寻常路线呢？”我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就笑笑不再说话，两人坐在桌前很长时间都没任何语言，唯一传出的声音就是我用吸管喝可乐发出的声音。

看着眼前的这个应该是熟悉的女人，却反而充满了陌生感，眼神也有了少许变化，失去了昔日的俏皮。顷刻间，肯德基里突然挤满了穿着校服的学生，看校服的样式他们都是附近的高中生，应该是过来买晚餐，吃完还得返回学校上晚自习。

“你看这些小女生好可爱，我以前也是这里毕业的。羡慕她们，人生才刚刚开始，未来无限美好。”吕小冉说话间保持着神情恍惚并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也转头看了看那些高中生，他们都带着满满的活力和欢笑声。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无忧无虑，三三两两排队点餐，讨论着晚自习前的作业和周末的计划。看着他们手忙脚乱地拿着餐盘、抢座位，我也忍不住感叹，前方确实还

有无数的可能等待他们去选择和追逐。反观吕小冉与他们的青春相比，她的生活已经走过了太多分岔路，早已被现实的框架所圈定，所以她才看着这些高中生发呆。

“你看那小子，这么小就这么明目张胆，直接搂女友点单。我高中都没他这么嚣张。”我试着打破尴尬的气氛。

24.就想你陪我走走

到了目的地，看到陈依莉正打着伞在那等，不停地东张西望。我轻按了下车喇叭，她很快就看到我并跑了过来。

“今天都 8 点了，老瞿才叫出去吃烧烤，几个女的聚一下。我都推好几次了，这次就不好推了。”陈依莉上车就说道。

“嗯，没事，还是要保持社交关系啊，你也该出来玩玩，每天都在家太无聊了。”

“好吧，但她们喜欢喝酒，我不喝酒，每次坐在那就像多余的。”陈依莉用纸巾不停擦着自己被雨淋湿的头发。

突然一种错觉，同一个位置同一种动作，不同的人物，不同的时空。却仿佛还能听到吕小冉的声音：你再怪，我要抽你怪筋，接着就是她独有的笑声，一直笑个不停，在脑里不停回荡。

很快我和陈依莉已经在电梯里快到家了。

“这周末去我爸妈家哦。你答应的哦，不要到时又变。”陈依莉说。

“嗯，答应了，不会变。啊~~~~嚏~~~。”我打了一个喷嚏。

“感冒了吗？”陈依莉立即关心地问。

“没有吧，今晚都打了几个喷嚏了。是谁在念着我吗？”我笑了笑。

“嗯。念你的人真多。”

这晚上我和陈依莉洗了澡就睡了。她很快就睡着了，甚至还有很小的打鼾声，也许她也累了。

但我却失眠了，不停在回忆吕小冉的事，后面很多事都发生才不久，我不看聊天记录都能清楚地回忆起。

吕小冉从那晚在肯德基和我分开后，我们几乎又失联了，准确说是她失联了，我曾发过多次信息给她，基本都不会回复我。

我：在忙什么?

我：在吗?

我：最近回来吗?

我：还认识我吗?

吕：怎么可能不认识。

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是半年后了，去年春节假期的一天晚上，吕小冉突然主动给我发信息。

吕：在广汉吗?

我：在啊。

吕：方便出来吗?

我：可以啊，去哪？我本来就一个人，她出去旅游了。

吕：你先来我家接我吧。

我接到吕小冉后，她说想去走走，我开去了湿地公园，这个时候已经是晚上 9 点半了，冬天的四川晚上还是非常冷，公园里几乎没有人了。

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是我最后一次和她一起在广汉散步。这个时候的吕小冉好像已经变得像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虽然还是保持微笑，但总让人感觉那是强装出来的。她那天穿了一件长长的风衣，还穿了高跟鞋，走起路来鞋声很大。

“怎么了？这么晚还来散步？不冷吗？”我冻得有点哆嗦。

“就想你陪我走走。”她漫不经心地回答。

“那走完是去哪个酒店吗？哈哈哈。”我开玩笑地问。

“不了，我太爱他了，不会再和其他人发生关系。”

“包括我？”我装作吃惊的样子。

“所有人，当然包括你。”她看我不说话又过来挽着我手臂继续走。

“你怎么变得这么入迷，你说他迷你，我看你迷他吧？”我很困惑地问。

“我也不知道，就只是想和他一辈子在一起。”她回答比较无力。

“那他不是有老婆吗？你最终还不是只能被玩玩。”

“他答应我会离婚，但是最近他老婆又怀孕了。”她说到这时我感觉她用手捏了下我的手臂，感觉她对那人的老婆充满恨意。

“你们这是拍电影吧？这些情节不只有电影里才有吗？来，我来给你预测下后面的剧情。他老婆怀孕了，然后他良心发现回归家庭，最后就留下你这个傻瓜还在原地。”我不停地说着。

“不会的，他答应我了，等他老婆生了小孩就离婚，我真想他老婆突然流产，我有个朋友说有办法，要么就下药，要么用车撞她，让她流产。”她的表情扭曲得变形。

“你到底怎么了？你不知道这是犯罪吗？还有你不要忘了你是过错方，万一你是他老婆那个角色，外面也有个女的要弄死你，你还怀孕了，你怎么办？”我完全不敢相信刚刚那些话是吕小冉说出口的。

我也不知道 X 先生是怎么给她许诺的，很明显她是深信不疑，更想要自己提前来实现，这个时候我已经知道她心理出现问题了。

25.在吗?

那晚之后，吕小冉和我用微信互动的情况稍有改善，但是却变得我们都很少发信息了，进入一个半静默状态，我也不知她到底怎么样了。

她的微信朋友圈更新很频繁，基本能感受到她生活还是很平稳，经常晒点吃喝，一会又去什么地方玩。不过我不喜欢她老是转发的那些心灵鸡汤式的文章，也不知是谁写出这些东西，都是些扭曲的价值观。可能就是这些狗屁鸡汤文章把吕小冉变得心理不健康。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状态越发严重，甚至我们还会吵架。

吕：在吗?

我：在。

吕：他都很久没理我了？我都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

我：不理你好啊，就完事了。

吕：不行，我那么爱他，一定是他老婆怀孕让他回心转意了。

我：怎么我上次给你说的话不管用。你是第三者，不要忘了。

吕：我朋友说可以用自杀来吓他，应该可以。

我：你是不是疯了，人家老婆怀孕了，人家才是一家人。你是谁啊?

吕：我不会放弃的，他只能爱我。

我：我看你是吃饱了，要疯一边去疯，不要烦我。

吕：滚，你才是最坏的人。

吕小冉说我才是坏人，居然没法反驳，我当然是她遇到众多坏人中的一个。

这段时间后，我开始觉得她烦，是不是真疯了，开始尽量减少和她的联系。总感觉她有一些失去理性了。

时间来到了去年下半年，她仿佛变成了双重人格，在朋友圈更新的内容看似一切平常，却经常在半夜给我发送一些信息和照片，内容大致都是一些我很伤心，X 先生又多少天没理她了。有时是那种满脸泪水的照片发给我。

我怕陈依莉误会，晚上就把她静音了，有时第二天才看信息，有时就不看，几乎都不回复。

从她发的大量信息中，我得出结论是 X 先生继续在给她承诺着什么，也就是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 X 先生老婆现在怀孕了，只要是觉得寂寞了就会去找她发泄，说一些甜言蜜语的废话哄骗她，过后又继续不理她。所以她在这段时间里就像陀螺一样被人用鞭子抽打着转动，一直期盼着那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去年 11 月左右，她的状态有所好转，聊天内容相对正常了，几乎也没再提 X 先生，她自己也说分手了，我当然是为她高兴的。

她甚至说要给我们公司介绍业务。

吕：你们公司能做医院装修吗？我们医院要翻新装修了。

我：可以啊，我可以介绍我们业务部的人来对接。

第二天我就带着同事一起去了她们医院，不过我停好车并没有进去，同事和医院对接的人进去洽谈了，我则和吕小冉出去散步走了一圈。

这里地处成都 339 商圈附近，路上的车来车往，交通声此起彼伏，她穿着一身蓝色的套装，应该是她们的工作服。披着齐肩的短发，耳朵上打满了耳钉，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眼睛里隐藏着故事。我们俩就缓慢地并排着漫步。

“你还没打算结婚啊？”吕小冉率先开口。

“快了吧，怎么？我什么时候结婚你这么关心。”我反问。

“我当然希望你过的幸福啊。”吕小冉稍微加快了脚步。

“你真的和他分手了吗？”我试探性地问。

“嗯，已经二十天没有说过话了。”她笑着说。

“你还记着天数啊？分了好啊，我给你介绍个新的富二代男友。”

“好啊，你说的哦。”吕小冉终于开心地笑了。

那天我记得她的神情很平静，却始终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疏离感，仿佛一切都已经注定，而我还未察觉到。恍惚间，我却发现自己已经忘记了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只是隐约记得我们在那条公路边走了很久，直到我送她离开，目送她渐渐远去，消失在视线中。

是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吕小冉。

26.美美的睡上一觉

最终我们公司和吕小冉她们医院的业务也没谈成。但是吕小冉从这之后状态又开始持续变差，几乎到了癫狂状态。几乎每天都会给我发信息直播她和 X 先生的肥皂剧情。

曾经还试过一次假装吃安眠药自杀，目的就是恐吓 X 先生。

X 先生最后也来了，不过是表态和吕小冉分手了，不要再纠缠了，他老婆为了小孩也原谅他了，事情就这样结束就行了。

但吕小冉显然并不这样认为，她就像拿起长矛的堂吉诃德骑士，硬要说 X 先生是爱她的，是像风车一样的 X 先生老婆阻挡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她要冲过去击垮那个风车。

依然经常给我发那种极端言论的信息，我想大概已经没人愿意回复她了，也许我是她多年来的一个精神寄托点。

终于在不堪其扰的一天我回复了她一条信息：

我：你不要再疯了，真的太讨厌了，不要再打扰我了。

她回复了我一条几十秒的语音信息，内容大概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有多了不起，不理就不理。

这也是我最后一条发给她的信息。

这天晚上午夜的时候她又准时发来那种不停哭的视频，在视频里一边哭一边诉说她好痛苦。我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我依然选择忽视。

又过了两天是 12 月 11 日，她的朋友圈发送那条：是时候了，美美的睡上一觉。那天也正好是她生日，她做了最坏的打算。

是的，她这天在出租房选择烧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最终也没有等来 X 先生……

这时陈依莉翻了下身醒了。

“你怎么还没睡？”她朦胧着双眼问。

“我在想应该带点什么礼物去看你爸妈，想商量下我们俩的婚事。”我笑着说。

“真的？”她显得有些惊喜。

我用力点了点头后，她满意地在我怀里又睡去了。

全文完